南浦文集目録

巻之上

南浦文集巻之上

泉樂記

天下達道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所以行之者有三曰知仁勇也行之三者有一曰誠也子思之所述孟子之所傳不可誣也有誠則天下國家可均也況父子昆弟乎是以誠溯諸中而彫諸外則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然也否則反之世之於樂也亦然天下樂器有八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其鳴之也有五音焉有六律焉以成之者一和之所致也是以和欝於中而泄於外則雖兒童走卒皆知其然也

否則反之一和成而八音諧一誠立而五典行焉所謂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和者從容不迫之謂也誠與和者互覆相因有誠則有和有和者必有誠矣是復古今之通義也

龍伯惟新兩尊君者藤氏貴家之昆仲也同知薩隅日三州者年尚矣生知孝友終始弗渝天下惟知有其兩君也是以家齊國治延及

羽林次將忠恒公公致孝於 天 兩君者猶文王之問安於王季少有不安節則行不能正履矣非誠與和之至者豈能若斯哉是故士庶之在封内者事

三君猶一體矣今茲甲辰之初秋
惟新尊君令群賢少長之在左右者奏衆樂以獻之
於
龍伯尊君蓋和順弸諸中而孝友彪諸外者也情義
之親誰敢不欽服乎於是仰觀者如堵墻不知其幾
百囲矣
龍伯尊君觀之樂之其歡甚矣雖曰累却老延年之
方百般何敢若衆樂之顧其神者哉予觀群賢之風
流少長之衆藝有鳴方叔者皷者縱雖雷門何以蓋
之有吹李謩之笛者縱雖山石猶可裂之或揷菊花

於巾上或酌蒲萄於盃中或齕邵平之瓜或挑諸葛
之菜有擬蕖之散夜叉頭者有荷華之似菩薩面者
龜齡鶴算者祝　兩君之遐壽螺甲鶉班者譾群賢
之衣袖昔夫砧杵與紡績者民間之業示不急也鐘
杵與擊磬者僧家之課示不忘也或支鼎鐺而煮碧
雲或燒錦繡而裁白紵其風流瀟洒不可勝計矣加
焉建翠華之旗者數十人帶胡蓬之箭者數百人非
曰戰之欲講武事也於是乎人皆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君之好樂何一至於斯極哉所謂與衆樂
樂者也予復何辭覩斯盛事因書此無用之贅言[illegible]

執事貞成公以供一莞云

慶長九年七月十八日　　雲興散人書之

國分新府記

大隅故州國分新府路通日向地接薩摩襟淸水而帶大津領其後背有億丈之城其爲主將者不振兵威以戒不虞望其前面有萬頃之田其爲人民者有勤農業以樂有年其倉廷兵足者又非治國之具乎此則新府之所兼有也若夫

八旛正宮之在乾門也有護國靈驗之名

霧嶋權現之在艮闕也有安住不動之勢既已盈而
人未傑者爲可惜矣慶長六年辛丑夏之仲
龍伯尊君相攸鑒山通江以欲營府第於此地其用
人力者非物情之所欲蓋避其地之低濕也去歲甲
辰八月遣佐多宮内少輔忠增公遠至洛陽抑陰陽
博士正五位上賀茂朝臣在信公之室而問其地之
臧否在信修鎮地鎮宅之秘法坐措府第之四維於
泰山之安加焉爲
尊君所身宮康健祝壽算綿延忠増公歸國之後綿

數九者蓋象于陽數也南北之陌其數五者蓋象于
五行也士大夫之家于九衢者三百蓋取于禮義三
百也其營中之延袤方九十餘間而不滿百者虧
盈而益謙也
尊君之爲人有其德而不居其德非特國家之士民
仰其德盡日本國中無處而不称其謙德者也所謂
虧盈而益謙者
尊君之所素有也以此謙德接于下衆庶之歸也豈
復有限量乎是故不日而　華第創造〻功成士大
夫迨庶人之勠居亦其功成矣於是英雄霧列俊傑

星馳
尊君之願既滿衆人之望亦延矣不幾而新府爲一
都會之地不亦盛哉且後東有惠果弘法之末裔鑽
金剛之関鍵以演秘密之教西有洞山曹山之的派
立五位之旌旗以傳直指之印何止於此有役小角
之流執錫以念不動明王有釋一邊之流鳴鼓以禮
無量壽佛是亦爲
尊君祝無量之壽爲新府安不動之地者也豈不爲
無窮哉若予之輩世之賸人也雖不得爲刀筆之吏
覩此懇之至與[illegible]之誠忘其[illegible]

告在野外者之欲往觀而不能徧觀者云

慶長十年乙巳春三月二十四日

雲興散人玄昌書之

鐵炮記　代種子嶋久時公

隅州之南有一嶋去州一十八里名曰種子我祖世世居焉古來相傳嶋名種子者此嶋雖小其居民庶而且富譬如播種之下一種子而生々無窮是故名焉先是天文癸卯秋八月二十五丁酉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國來船客百餘人其形不類其

諸不通見者以爲奇怪矣其中有大明儒生一人名
五峯者今不詳其姓字時西村主宰有織部丞頗
觧文字偶遇五峯以杖書於沙上云船中之客不知
何國人也何其形之異哉五峯即書云此是西南蠻
種之賈胡也粗雖知君臣之義未知禮貌之在其中
是故其飮也杯飮而不杯其食也手食而不箸徒知
嗜欲之愜其情不知文字之通其理也所謂賈胡到
一處輙止此其種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非可
怪者矣於是織部丞又書云此去十又三里有一津
津名赤尾木我所[illegible][illegible]之宗子世々所居之地也[illegible]

口有數千戶々富家昌而南商北賈往還如織今雖
繫舩於此不若要津之深而且不縺之愈也告之於
我祖父惠時與老父時堯々々即使扁艇數十拏之
至於二十七日巳亥入舩於赤尾木津丁斯之時津
有忠首座者日州龍源之徒也欲闡法華一乘之妙
寓止津口終改禪爲法華之徒號曰住乘院殆通經
書揮筆敏捷偶遇五峯以文字通言語五峯亦以爲
知巳之在異邦也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也賈
胡之長有二人一曰牟良叔舎一曰喜利志多佗孟
太手携一物長二三尺其爲體也中通外直而以重

爲質其中雖常通其底要密塞其傍有一穴通火之
路也形象無物之可比倫也其爲用也入妙藥於其
中添以小團鉛先置一小白於岸畔親手一物修其
身眇其目而自其一穴放火則莫不立中矣其發也
如掣電之光其鳴也如驚雷之轟聞者莫不掩其耳
矣置一小白者如射者之捷鵠於侯中之比也此物
一發而銀山可摧鐵壁可穿姦宄之爲仇於人之國
者觸之則立喪其魄況於麋鹿之禍於苗稼者乎其
用於世者不可勝數矣時堯見之以爲希世之珍矣
始不知其何名亦不詳其爲何用既而人名爲鐵炮也

者不知明人之所名乎抑不知我一鳴者之所名乎
一日時堯重譯謂二人蠻種曰我非曰能之願學焉
蠻種亦重譯答曰君若欲學之我亦罄其蘊以告
焉時堯曰蘊奥可得聞乎蠻種曰在正心與眇目而
已時堯曰正心者先聖之所以教人而我之所以學
之也大凡天下之理不從事於斯動靜云爲自不能
無差矣公之所謂正心豈復有異乎眇目者其明不
足以獨遠如之何而眇其目乎蠻種答曰夫物要守
約守約者以博見爲未至矣眇目者非見之不明欲
守其約以致之遠也君其察之時堯書曰老子之所

請見小曰明其斯之謂歟是歲重九之節日在辛亥
涓取良辰試入妙藥與小團鉛於其中置一小白於
百步之外放之火則其殆庶幾乎時人始而驚中而
恐而畏之終而翕然亦曰願學時堯不言其價之高
而難及而求蠻種之二鐵炮以爲家珍矣其妙藥之
擣篩和合之法令小臣篠川小四郎學之時堯朝磨
夕淬勤而不已嚮之殆庶者於是百發百中無一失
者矣於此之時紀州根來寺有杉坊某公者不遠千
里欲求我鐵炮時堯感人之求之之深也其心辭之
曰昔者徐君好季子劒徐君雖口弗敢言季子心

知之終解寶劍吾嶋雖褊小何敢愛一物且復我不求自得喜而不𥡴十襲秘之而況求而不得豈復快於心歟我之所好亦人之所好也我豈敢獨私於已而韞匵而藏諸即遣津田監物丞持以贈其一於杉坊矣且使之知妙藥之法與放火之道也時堯把玩之餘使鐵匠數人熟視其形象月鍛季鍊新欲製之其形制頗雖似之不知其底之所以塞之其翌年蠻種賈胡復來於我嶋熊野一浦々名熊野者亦小廬山小天竺之比也賈胡之中幸有一人鐵匠時堯以爲天之所授即使金兵衛尉清定者學其底之所塞

漸經時月知其巻而藏之於是歳餘而新製數十之
鐵炮然後製造其臺之形制與其飾之如鍵鑰者時
堯之意不在其臺與其飾在乎可用之於行軍之時
也於是乎家臣之在遐迩者視而效之百發百中者
亦不知其幾多矣其後和泉堺有橘屋又三郎者商
客之徒也寓止我嶋者一二年而學鐵炮者殆熟矣
歸旋之後人皆不名而呼曰鐵炮又矣然後畿内之
近邦皆傳而習之非翅畿内關西之得而學之而已
關東亦然我嘗聞之於故老曰天文壬寅癸卯之交

子弟進爲商客者殆乎千人檝師篙師之操舟如神者數百人艤舩於我小嶋既而待天之時解纜齊棹望洋尚若不幸而狂風掀海怒濤捲雪坤軸亦欲折吁時耶命耶一貢舩檣傾檝摧化烏有去二貢舩漸而達於大明國寧波府三貢舩不得乗而回我小嶋翌年再解其纜遂南遊之志飽載海貨蠻珍將歸我朝大洋之中悪風怒起不知西東舩遂飄蕩達於東海道伊豆州々人掠取其貨商客亦失其所舩中有我僕臣松下五郎三郎者手携鐵炮既發而莫不中其鵠矣州人見而奇之窺伺傚慕有多學之者矣自

茲以降関東八州曁率土之濱莫不傳而習之今夫此物行乎我朝也蓋六十有餘年矣鶴髮之翁猶有明記之者矣是知嚮之蠻種二鐵炮我時尭求之學之一發而聳動於扶桑六十州且復使鐵匠知製之之道而徧於五畿七道然則鐵炮之權輿於我種子嶋也明矣昔者採一種子之生々無窮之義名我嶋者今以爲符其識矣古曰先德有善不能昭々於此者後世之過也因而書之

慶長十一年丙午重陽節

修復高野山蓮金院記

紀州高野山金剛峯寺者真言秘密之道場而佛法最上之靈境也（生弥稚新少將家久）景仰之之餘素欲創一宇之梵刹以爲未來宿因善根因茲今成正院頼真遙上其山以擇其地雖曰山之高野之曠有數千餘貟之僧房以故無可插草之地頼真可柰之何哉於斯之特賓生院大僧正政遍爲一山之撿挍々々感我歸依之志也相彼於蓮金之院欲改之一新以爲我寺々地雖寸其價直百千兩金於是以撿挍之命告主於蓮金者買其院之地以三千兩白銀然後如渡

得舩如暗得燈即勵土木之功命匠氏之有棟梁材
者以創建數間新寺矣曩昔釋尊出世之後有須達
長者擇地而布八十頃黄金以草創祇園之寺爾來
震旦扶桑創建精舎者無州無處而不有之矣我之
於須達其富之大小雖不同而歸依之志豈復有淺
深乎仰冀彼一院與山齊其高與水慶其長爲我鳴
津氏之寺永不退轉假使雖有亂劇之及於斯山檢
挍與我金石之約何敢違之乎且復住於此院者至
盡未來際無長無少學侶之續挑法燈者可也誓莫

學侶亦勿違失之辛也

前薩州太守嶋津沙彌惟新

慶長十三年戊申十月初四日

前奥州刺史嶋津少將家久

寄附高野山屏風

此孔子聖蹟圖者我曾祖父前相州刺史日新翁爲之屏障置之座右以備其觀覧矣予幸繼其芳躅將廣曾祖父之業因命畫師等林摹之以欲使我孫子仰聖蹟於百千年之後今寄附之於高野山所冀此

圖之設與山彌高與水彌長聖道之傳垂諸無窮寄

附之志在茲而已

慶長　年　月　日　嶋津陸奥守藤原家久

茶室記

茶之用於世者不知幾百歲矣李唐之時有姓陸名羽字鴻漸而老於文學者自號桑苧翁其於學也耻一物不盡其妙茶術最精嗜之著茶經三篇言茶之源之具之煮之器等者備焉然後天下知飲茶矣後甫里先生置小園於顧渚歲入茶租自爲品第書一

篇以繼茶經之後矣至於烹試者宋蔡君謨細錄條數謂之茶錄茶錄出後炙之碾之之法與彼色香味其論尤備然後士大夫迨庶人之家莫不用焉玉川先生嘗陽羨茶作歌以謝孟諫議摩圍道人喫雙井茶作詩以贈蘇内翰千歳以爲美談矣我日本四方之國莫不産茶者其産城州宇水者官焙而本朝以爲絶品其餘之産者私焙而其味之若硬與宇水色香味較之則不可同日而語矣五畿七邦之好事者蔵宇水所焙之茶以築小室毎迎嘉賓上客試其色與香味矣好事之士在遐遠者亦不遠千里毎歳三

月投奎發宇水々邊以蔵其茶矣及其茶之到來也嗜之之士闘其色與香中華所謂闘試是也闘試之家風流瀟洒亭々物表若夫張三李四之徒窺見其室之好者或寔矣爰有藤氏一士予之莫逆也素有才之義而克勤家業傍學聖賢書未敢厭之事君事長之暇好嗜茶事慕陸葵二公之為人也是故以嗜茶聞於一鄉比來引余於茶室即應命赴之我觀茶室之勝狀外設葦門内為主賓々々之中鞠躬而入入則每卬足跡置一小石蓋欲其履之不濕也一木搨之上置數箇蒲團者蓋欲其膝之易安也勝其庭

際移千株之跡松種數片之怪石青苔之堆其錦野
草之鋪其茵即有拔俗出塵之想矣雖曰禪寂無塵
之地豈復若之哉所謂靜裡乾坤閑中日月也中有
一露地灑之掃之不立一塵不容一芥不覺令人逍
遙於風塵之外矣既而入茶室々々縱横不過七尺
然而有大廈高堂之勢而無峻宇雕墻之奢其室中
之所有者一鼎松風耳得之而爲声一瓶桃花目遇
之而爲色大凡桃之爲花也書於月令詠於周詩雜
出於唐宋諸賢之詩賦其花之紅者婦人小子所得
而能知也今也斯花白質者花中之質素者乎然質

素者嗜茶者之所爲也所謂質素者非不飾也不使
華沒實而已蓋世之嗜茶事者托心於茶與花與蓮
者數子結金蘭之交者我知其避世之浮華而不失
其本真之人也不然何以尚質素之至於斯極乎哉
少焉純公盛炭於康瓢手之而出扛鼎於石爐中置
炭於紅爐上則炭火之有焰者忽作爆竹之聲矣按
茶經云湯沸如魚目爲一沸四邊泉湧爲二沸騰波
鼓浪爲三沸々々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當其水氣
全消也謂之老湯々々之後響之所謂松風颼々猶
有十里之聲我今未試肌骨先清而破其孤悶矣加

之露葵之賬其盤流霞之潚其盃々僅三巡物非多品而其風味之厚想是使易牙試之不爲過與不及也然後出茶户而盥水漱石從容徜徉而後入茶室於是乎公掬水於一器且使手小奩與一碗而後熘其碗令之熱而點小奩茶令三沸老湯入於一碗之中其茶之色太青而久凝碗面香之與味復不足言焉予乃變色珍藏而喫之匪翅一洗我不平事忽覺通仙靈於是豈無懷古之感乎曩昔維摩居士築方丈之室中容三萬二千之猊座千歳以纂之於書矣今也公之小室不足於方丈而超三萬里之弱水坐

到蓬萊佳境然則勝於居士之室者遠矣於斯之時
公盻觀大瀛海於一室內洗除九衢塵於一既中者
也屯日予亦著芒鞋扶竹杖從子於小室以終吾生
矣歲在巳酉春三月既望南浦玄昌書之旹慶長之
十四年也

琴記

孟夫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
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至哉言也夫治天下者
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師曠古之樂

師而能知音者也然無六律之以飭五音何敢辨其
清濁高下乎況於養人之耳乎六律之正五音者猶
仁政之治萬邦也
羽林尊君家夕公平日以安國齊家之不可不率由
舊章常以爲事矣有一言便於政事者則不擇古今
不論貴賤寔能容之先是三五年招京城樂師日說
者國務之暇使之鼓琴以知君徵臣徵之有尊卑且
國家之有事物而不可闕其一者在此琴徵之上矣
一日　尊君告予以說琴之所由作與古人所鼓之
趣即荅之曰予自少之時雖在村校未能解古今事

實且昧於禮樂之書何有塞　尊君厚望乎然而
命豈可館乎檢一二三之古書記之曰琴本伏羲氏所
製作也神農氏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
有虞氏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解民之慍阜民之
財孔子坐於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是
皆聖人所欲導人於和氣之中而化天下國家者也
若夫湘靈鼓之以追虞舜相如奏之以挑文君其意
在欲懷其懿德求其好逑非世之鑽穴隙相窺踰墻
相從者之比也不勞絃者陶潛之識其趣者也爲破
琴者戴逵之辞其招者也是皆群賢之不遇於時而

不汲々於富貴者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以知其志之在高山流水也世以為知音矣蔡邕能鼓琴能聽音有鄰人之備酒食而召之者邕至其門聞彈琴之有殺聲邕怪之遂反後聞鼓琴者之言曰我方鼓琴見螳螂向鳴蟬者螳螂一前一却我心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非殺心形於聲乎邕之所細聽者如此蔡琰邕之小女也邕方夜彈琴其絃忽斷蔡琰特年僅六歳聽之曰斷者第一第四絃也果然可謂能繼父之業矣昔人之於琴曲彈者聽者各至其極千載以為美談不亦宜乎樂本不一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樂之器也文采節奏屈伸舒疾樂之飾也大凡樂之起由人心感於物而生其感者有邪有正其正者善心之所由興之古樂而庸君之唯恐卧者也其邪者逸志之所由起之新樂而暗君之不知倦者也鄭衛之聲淫於色而害於德者也所謂亂世之樂也韶武之樂其實雖不同以揖遜有天下以征討成功於天下一經一權其揆一也所謂治世之樂也原夫琴之爲制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大絃爲君小絃爲臣加文聲武聲二絃以合君臣之恩而後爲七絃矣古暉十有三象十二月

其一象聞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猶諸官論道而四民各勤其業也今也　尊君之所鼓其志在茲耳觀夫鼓之之時也聽之者進旅退旅其諸士之行禮也齊一而無參差者也世俗之樂姦聲以濫亂雜無章俳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有父子尊卑之等者豈可同日而語乎許氏說文曰琴禁也蓋禁淫邪而正人心者也自今以往國家士庶能會得　尊君所鼓之趣惰慢之氣自然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風俗之厚復於太古恭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日銷百姓無怨若然則臣之在下者人々得以

有爲忠君敬長之心油然而興者猶如十三徽妙曲一絃一柱無不得其所何不解膠柱之惑乎嚮之所謂仁政之治萬邦者豈特行於昔日而可不行於今日哉慶長十九甲寅十月初八大龍玄昌謹記

又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制琴其制度法朞之數然後有虞氏之踐天位也彈南風之雅操解民之慍阜民之財然則有國有家者豈復可一日忘阜財解慍之治乎哉師襄孔子之所從學琴者也嘗曰琴者

士君子常御之樂也君子無故斯須不徹也師襄之言而豈徒哉爰有自得院法師曰説者京城人而能皷琴乎守成之暇學焉頗觧君徽臣徽之和而不流矣是故遠求良材於京城收拾材木者之家命工爲之庶幾我孫子文武兼全剛柔相濟得十三徽之妙趣者君臣合德以措國於泰山之安者何止千萬年矣

年　月　日　工匠宮里彌平次正親

賛敷根中書公琴背

敷根氏中書言頼公者前嶋津相州剌史日新老翁

之令孫圖書頭忠長公之令子也數根氏有一女無一男故娶一女以爲數根氏焉其爲人也重厚爲質和暢爲心歳未至而立人以爲有老成典刑矣近頃命工新造琴一張厥材孔良而音韻清越休暇之日洒掃浄室調弄絃々以見君臣合德之理其志快哉公今在數根一城日修其德以薦士治民是故君臣上下各一其心者猶如十三徽之有曲調而一無錯亂者然則一城之治豈可不及萬民乎昔者宓子賤爲單父宰不下堂鳴琴而單父自治子賤奚取々其君徽臣徽之各得其所矣孔夫子稱子賤謂君子哉

若人何其成德之至於斯乎哉加焉曾點之鼓瑟風舞雩之下立見人欲淨盡之象伯牙之彈琴攀太山之高終起知音絶無之嘆是皆有守於內而無求於外者也何惹一塵埃於其間哉今公之彈之以下其指抑揚頓挫之中其節者一絃一柱之有妙趣者誰敢解之惟有庭前長松解其妙趣以和其一曲嗚呼若公之識琴中之妙趣者非心聞之深者豈能解之哉非世人耳聞之所及也慶長之二十年乙卯二月十八日大龍老夫文之玄昌記

跋貞昌公鶯宿梅詩後

日本後鳥羽院朝京洛有一寡婦甚愛梅花移植色香之異於衆品者一株以爲莫之若者矣每歳有黄鳥來宿頗以擇其栖者人以爲奇怪矣見童走卒誦此事也遥聞於青雲之上

上欲移植此梅於内園寡婦辱

勅命之餘悲歎交加詠一首之倭歌

上感其歌也不移植之以鶯宿梅三字而名此花矣寔千歳之美談也按夫曩昔楚襄王遊於雲夢之野覩梅之始花者愛之徘徊而不能舍焉驂乘宋玉進

曰大王識有意好之則何若移之諸宮之園而終觀其實哉宋玉之意蓋以屈原之放微悟王而王不能用於是退而獻梅花賦使後人哀之大唐日本其地雖異其用心者豈後有異乎哉京洛之好事者使接華者竊斫鶯宿梅一枝以接梅之在野外者爾來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庶士之家爭植其本矣是皆諸書所記所由來者漸矣

伊勢氏兵部員外郎貞昌公移植此本於我園每至春時迎衣冠客接詞章士鋪筵設席娛一日之餘閑是亦官暇之勝遊也夫梅之爲物也生於寂寞之濱

不近於富貴之家然而得其時也或移之上林苑或植之含章檐或在東閣名官梅而風騷之士動詩與矣梅而称官者梅之顯其名於世者也何遜之乖請揚州任范曄之遙寄江南信豈非爲此花者乎分身於千百億者放翁也擔有於一兩枝者伯顏也是皆奚取焉取當其歲寒之時不凋而暗吹清香也鶯之爲物本在幽谷之中遠避塵世之網然而得其時也或囀於禁苑或啼於建章然後賜金衣公子之名自着黃袍者天之賜也鳥而称公子者亦顯其名於世者也是皆花鳥之不求而自得其名者也吁此鳥也

其形雖小而其智有餘顧瞻丘隅之有美蔭畢羅之所不攫彈射之所不驚托身於此以止焉豈非鳥之知幾者乎今公之所植花木之後園即丘隅岑蔚之歟也庸人孺子之所不至畢羅彈射之所不及是亦非黄鳥之可止息之歟乎哉於人亦然夫士之生於此世也學文講武其業雖異各不能無爲其未遭遇也蔬食水飲獨善其身不狗世之有勢利者若將終身於此矣是亦非寂寞之梅幽谷之鶯乎及其遭遇也立其朝廷正其衣冠而諫君薦士若世有令德者匪特顯我身名大顯其父母而永遺榮名於子孫所

謂忠臣孝子之遇知於主君得志於其時者也是皆
爲士者之志而卒於國者以之爲己任矣
貞昌公素有薦舉之志自少之時事我　主君夙興
夜寐未嘗一日安其身於私第矣若失爲辭命則草
創潤色皆有出一人之手使於四方則容貌辭氣又
不辱一君之命加之進退周旋之中其節也言語政
事之中其理也誰敢間然以此盛德輔佐　主君主
君享國者億萬斯年而公之及其祿於子孫者亦不
知其幾億歲矣公退之日移此花於寂寞之濱者猶
如薦文武之士於荒僻之地然則公之移植此花者

豈復爲無意乎是歳慶長乙卯正月下澣偶有暇日迎客鋪筵此花雖吹色香黄鶯未來宿衆賓之鳴於倭歌者詠三十一字以催遊興於是公亦賦唐體之二十八字以伸雅懷其詩以此鳥來之遲爲遺憾耳故末句云花恨禽耶禽恨花既而日將夕陽衆賓亦分手而去矣侍左右者誦公之詩僉曰年之前後雖異不止是故黄鶯未出幽谷南村北村殘雪未消今復無聞其聲者矣其翌早有黄鳥遷喬者來宿此花一曲之聲髣髴千聲於是諸士相聚而謂曰公之一詩招幽谷黄鳥勝於玉帛之徵賢者乎予聞斯事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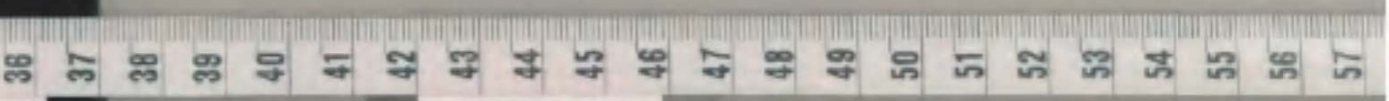
其人曰昔者明皇之鼓羯鼓也使桃杏一時開花羯鼓之聲不至其極者何以如此今黃鶯之來啼者亦詩語之妙不至其極何以感物至於斯哉公之忠義與事業之滿朝廷邊隅者人之所得而能知也予可略也喜公之愛花與鶯之其心有在因記之於玉詩之後云

慶長二十年乙卯正月晦日　大龍文之叟玄昌書

枉直論

妟有李枉李直者本是生於同胞之内而長於方寸

之間矣方其未分物我之前不知何爲兄弟何爲優劣及其發耳目鼻口之欲也一公一私其相去者天壤易處悲哉我先説李枉之爲人絶義理公舍情欲垢是故視聽言動之非禮靡一而不履矣讒謠邪遁之偏辭靡一而不倡矣加焉彼爲暴慢之色盎於面背回誕妖異之言滿於心腹我聞人之説古云焚況香數車以剥民之皮肉者鼻之欲薰臭者也貯醇酎一池以極已之口腹者口之欲薰味者也若夫山殽野蔌村醪家釀亦有求而嘗之則不能無亡身況患肥甘不足於口以羅八珍於前乎聽亡國之音以蕩

我心者耳之所為也視傾城之色以伐其性者目之所為也四肢之於安佚造次顛沛之間無一而不見誘於物欲矣嗚呼李枉一男子也獨夫之心充於中而驕侈之情形於外以已之私欲及天下國家豈可無禍乎然則枉已之害雖小亡其身以及其親亡其國以及社稷其害不亦大乎由是觀之一枉之罪豈不彌天乎我復說李直之為人是曰是非曰非有曰有無曰無入闇之事無小無大對人以無一覆蔵者是之謂直直乎吾知汝之不外飾也然先有其實而後有其名則令名亦所不辭也名實相合者自古以

爲難矣虛名虛譽爲士者之所以深羞也漢之時有
公孫丞相者本是諛佞人也矯拙之事紛沓者試爲
布被以欲釣其名時人以之爲詐宋之時有司馬丞
相者性本不喜華靡又爲布被時人以之爲儉丞相
之位不以爲卑爲其布被者豈徒然哉使人謂儉不
謂詐者勢位之人亦豈能鬻其名之自外而至哉由
名實之當與否耳可不懼哉想夫有似直而非直者
葉公之黨直躬者證父之惡是謂眞直者可乎有似
戇而非戇者汲黯之嚴犯顏而塞君之欲是謂眞戇
者可乎且復有狂已而順人情者以之事人則人以

爲善柔而不知枉之在其中矣有正已而無阿曲者以之事人則人以爲迂濶而不知直之在其中矣是故君子惡似是而非是者蓋有以耳又有攻發人之陰私而訐以爲直者人之惡之太甚者可勝言哉所謂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直云直云一不遮掩而所言者之云乎哉所言之中有義存焉能存其義者獨當直之名李直其能勉旃

慶長二十年乙卯三月一日　南浦文昌漫書

勉學文

予昔少年之時聞老師之誨於諸生曰人之爲學汝知其要乎蓋不爲文辞而學其爲人之道而已也其學之者以事父之孝移之於君以爲之忠以事兄之弟移之於長者與朋友以爲之順爲之信矣舎之豈復他求哉今也諸生習其句讀詳其訓義膏油繼晷兀々窮年積思於經藉潛心於聖言不貪多而一務得於心終日乾々不懈逹旦久而能知其文之爲巳而不外飾爲載斯道之器也且復知我心之具衆理而應萬事也不深於斯文藉安能至其道哉學有多端記誦文辞百家衆技皆是也記誦云者入耳即出

口求人知我一無補於我身記之誦之雖得之必失之所謂道聽而塗說者也學夫文辞者吟風嘯月茹古含今筆陣掃千人之軍詞場退萬馬之兵睨視萬古獨歩當世有一詩則傳天下之口有一語則驚世上之人見称一代文豪者不亦宜乎是皆俊傑之士能詩能文鳴於一時者也常人之學文辞者欲極新欲極奇弄筆以求富貴利達毎喜奇麗太好風花是故其書愈多其理愈昧其事愈勤其心愈放所謂流蕩忘返者也學夫百家衆技者其行非無可觀者致之之徒不能無刻鵠類鶩畫虎類之狗誤因茲讖緯

術數之言區而索隱行怪知人之所不能知行人之所不能行乘馬從徒徃々爲人所重挾其私智隱語以駭人加之千轝於勢利之塲馳聲於雲霄之上是皆今之人望而古人見其進退而卜時之臧否者也然則所學之術可不擇哉若夫頴利之人多不好學若能學知爲已則一讀未見之書莫不暗誦暗誦則有自滿之心心騖於虚遠矣頴利之人而好爲已之學自彊不息至於其極也何難之有魯鈍之人其性守約々々不爲學則唯質魯之人而不爲世用也若魯鈍而知爲已之學則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

巳千之習之與性之其德之成者雖曰聖賢同其歸趣矣朱夫子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巳爲則必要其成必要其成者非百之千之之力行何至於斯哉若獲魯鈍而學不爲巳患人之不巳知則手雖不捨卷々與心遠隔胡越終無以入道必使所學之文藉而爲虛器矣昔者郯國公性魯鈍而得聖人之道者忠信與傳習之極功也人若傳而不習則欺其師者也弟子而欺師者不知之甚也然則德之成者不在利鈍而在勉與不勉而巳諸生勉旃

元和初元乙卯建丑之月吉辰　大龍老衲書

送信公雅藏回枌里序

信公雅藏者豐之前州人也不遠千里而來訪予於薩州麑嶋々陰其意在欲撿程朱之遺書而求倭訓訓詁并其理與義於予其志可謂大矣予素不敏而不好學雖曰訓詁未敢解之如其義理我豈敢乎然而以予昔之所聞荅子今之所問耳夫文者貫乎古今通乎事物聖人自盡斯文衆人自昧斯理盖詩書六藝之文無不明斯理々之所至非文字語言何以知其要乎然苟泥於文字則不得入自得之妙門不泥而能解至道者古以爲難矣是故予思子有謂云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文字之於道也
亦然道之有文字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不動不流
何以知所其由起也哉昔日之所聞大抵不過如此
耳予自少之時侍老師巾瓶聞文辞之末習者非止
一日不觧其惑者昏愚而蒙昧也非訓導之不嚴也
吁老師今也則亡我今孤陋而寡聞訓詁且不會況
於其理之閫奥乎予之言雖僭踰告公者止於此矣
公歸乎不釋巻熟讀詳味有得於言意之表者想是
與公之深發深省者如合符乎其於為道同不同何
如哉予觀公之為人簡約以自奉節操以自守大畧

守世之吾輕肥者之有無厭之求矣且復扣諸方善知識不懈於夙興不倦於夜諷挑江湖夜雨之燈者十有餘年矣是故称飽參徧衲今也不以下問爲耻以廣詢博訪爲我之業有若無實若虛此公之不自是而欲求義理之無窮者也何其至誠於謙之過甚慶哉惟特聖代求賢索士異日必有　紫詔之徵公者於此時也住一名藍領衆匡徒弘其道德接其方來自然上下雍肅遐迩仰瞻然則人皆駢肩累迹望其法篩誰敢有出於其右者乎今將歸枌里不得挽据具以塞蒩重之以辭

元和第二丙辰八月吉日　大龍老夫玄昌拜書

記夢　代蘭洲和尚

一日茶話之次或告予曰曩夕之夜夢中有人告曰不可得不可得予即夢中以爲即心是佛請和尚敢明告予々雖不敏請以和尚之一語以爲在世中之受用予曰過現未三世不可得我十二時中行之老身者而衆生日用而不知者也我明告予々傾耳而聽之吾子自少之時事親事君以竭我力愛子使衆以當其理皆以行其所無事無事而交當其理者非

不可得乎大凡若干種心不得事君使衆皆爲非心者也一念之心主一無適所以能事君使衆也是故生順死安豈復非佛之所謂不可得之理乎吾子能通此道以及之子葉孫枝子葉孫枝之事君使衆者不以其僞而以其眞其君臣父子妻妾昆弟之間所日用無爲無事而永保其家然則一念之心不可得而以心傳心以至於億萬斯年豈非無價之家珍乎書以爲説

元和二年丙辰十一月吉日

刻石文

古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至哉言也人而無其誠何以得立於斯世乎爰有守護訪神廟者之官至太祝而假名字宿對馬丞者平日無其誠而詐與人交豈有能事神乎頃爲索隱行怪之事主君聞之攻之太祝太祝對曰吾弗爲之矣請日本國中之諸神以誓之蒙其天罰也太祝無故立死所謂靈感響應者也於是守人皆知神罰之不可遁人必之不可詐也可不謹哉可不戒哉刊之於石貽之於後世云

年　月　日

記於周易大全書後

文禄癸巳之春予偶行於一浦遇自朝鮮而來歸者之齎持經史々々紛失而無全一部者其中有周易傳義大全三十冊予即求之至於他邦又求一二冊猶未足者令人寫之尒來研朱点之焚香誦之恒兀々以窮七年矣且復忘其膚淺妄加倭點吁我不才未得於辭況於通意乎所謂蚍蜉撼樹精衛填海之比而多見其不知量也後之人與我同志者捄之正之幸也

慶長四年己亥春二月吉辰此時在城州伏見

嶋津氏邸第畢功矣　隅州正興文之玄昌書之

跋兵術書後

代羽林殿下

本邦武家者流學文講武以爲我業蓋世治則以文變民大服國家之衆世亂則以武威敵全衛封疆之界由此觀之文武豈可偏廢哉予自少之時學孔孟之書雖未窺仁義之原頗採禮樂之緒且復學韜略之書聞權變權術之説行有餘力則以學兵術之奇正是亦武家之一藝也是故四方之士鳴於此術者經歷此國則吾未嘗不得見也雖然無出群拔萃之

士於是以爲兵術殆熟無當我鋒者矣小臣東鄉藤兵衛尉學此術者年尚矣平素雖聞之未見其術之至與否慶長甲辰之仲春使尉揮劍其揮在自得而其妙出于自然乎謂尉曰學之々師誰人乎哉抑亦尉之自得之妙可得而聞歟尉曰曩昔在京師之日遇一道人說兵術奇正之理語高而旨遠慚不得解之數加工夫晨夕不怠一旦豁然貫通得其直指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始覺此術之出于自然々々自得之理道人昔年不以語僕々亦今不能爲主君告之也鞠躬而去矣是知向之所學者局於一藝而

今之所傳者遠出於言意之表矣宋儒所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其斯之謂歟号之示現流者取示現神通力之金文也自今以往若欲得此妙理者潛心近求於掌握之中莫騖虛遠至於優游涵泳之久自然得此妙理勉旃々々勿半途而廢可也
慶長第九甲辰仲春二十八
與重位公書
鳴津氏之侍臣重位公者生於薩州麑嶋之府長於

君臣禮義之鄉乎知公者殆乎十餘年矣其爲人也
生今之世慕古之風是故無儒無釋有講古之道者
未嘗往而不陪其席也仕而暇則点雪花雨脚以接
嘉賓於茶室詠而歸則晝春蘭秋菊以得精神於筆
端加之學人丸之詠鳴除舟學叔夜之巧柳下鍛不
啻名一藝貪多務得夜以繼日常之言曰我以道之
所存爲師之所存也亦何常師之有其所志之厚者
可知也公素嗜兵術極其蘊奥矣一日茶話之次予
謂重位曰公之所學眞無常師學兵術者亦無常師
乎重位公曰先是天正年間

大相國大閤殿下秀吉公東西一征之後築聚落之
城於京北以爲天下壯觀也四方諸侯爭先朝之我
嶋津氏龍伯尊君亦在聚落者有年矣和尚之所得
而知也若我之輩亦隨侍　尊君以在京華者數回
矣於是之時遇一道人自東關而來說兵術之奇正
言近而旨遠所謂精義入神者乎於是温故知新之
心欲罷不能見道人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頗敲道
人之関者一寒暑也道人曰如子之才可謂美矣然
而自古才之美者多才之成者寡學能爲己而終日
乾々者能成其才學惟爲人而汲々於利者豈能成

之乎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子其切問而近思兵術之妙在其中矣至於心術之微者如輪扁斲輪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者也有海之口何以説之有溪之舌何以辯之若夫鹵莽厭煩速成亟走者決無有成之理予其勉之我聞道人之言夙夜思之工夫不怠一旦豁然默契其指如夢而寤如醉而醒始覺此術之無窮盡也予聞公之語嘆曰富哉道人之言甚哉予之能勤而造其道也宜乎識者之以予為極兵術蘊奥也是歲甲辰之仲春予侍坐
羽林尊君於麑府公宮　尊君講學之餘告予曰我

素好兵術見善於此術者數人學焉以為殆熟近使
重位揮劍其自得之妙遠出于言意之外矣我封内
得兵術之妙者惟重位一人而已予謹聞 尊君之
言喟然歎公之妙于此術也 尊君有一劍々中刻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之九字賜公以褒其術之有
成公珍藏以領之予觀此盛事欽服有餘人之瞻望
咨嗟者駢肩累迹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之子業
孫技傳萬年之榮也於是乎人皆相聚而言曰公之
深秘此術者羨玉之韞匵而藏諸之比而今蒙
尊君之恩寵者待其賈者也可嘉尚耳重位謂誰東

鄉藤兵衛尉也

慶長第九三月吉辰前建長見正與文之玄昌書之

跋射義書後

射義之書古之射義所以觀人之德行也盖其爲書也大射鄉射之事而其要在於上自天子諸侯下至卿大夫庶士壹是正心脩身周旋進退各中其節以欲及之於天下國家昔賢之患後世也深矣粤有奥州刺史嶋津忠恒公尊信此篇者年尚矣是歳慶長丙午朝覲之次始表章之令予謄寫焉口之不絶

手之不停匪止用之於一射以斯之道欲行之於國家其意亦深矣我堂闢之射者日射之爲藝本正與直內志正外體直則必能中其鵠其矢之遠至亦在其中矣若夫不正不直則縱雖有賁育之力所發之矢何以能遠至況於中其鵠乎誠哉射者之言也近來日域風俗以其矢之遠至以爲達於藝又古主於貫革之比也且復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者亦遠至之義也非無其所由矣洛之東山有觀音大士之高居南北延袤殆乎百丈天下称曰三十三間古來善射者發其矢於高居之南直以至其北爲

盡我業然而其能至者或寡矣公今從衆發矢々之遠至也亦不難矣然則其力有餘而志之正體之直者　公之所素有也何止於此自其少時而志于學々亦多術牽於章句文義者儒生之學也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者人主之學也彼章句文義非不學焉無益於心術務得其要者正其心脩其身以及之於國家其利博哉今　公之所志之學在茲而已與夫寸々而齊強弓者豈可同年而語哉寺本櫂門之徒雖不與射礼之事樂　公之志有成書之以貽近侍之學射者云

慶長丙午四月十七日　前建長文之玄昌漫書

跋馬書後

夫馬之称龍種者以追風籋雲也其爲形也雄姿逸體隅目高脂而其蹄之削寒玉其耳之批秋竹能趣才表外見其德與力無不備矣昔者穆天子之超光始皇帝之追電至今称爲名矣七叚之妙体須彌爲筆虛空爲紙誰敢記之溪聲爲舌海波爲口誰敢記之獨御馬者存於口訣而已　年　月　日

書素書後

予自少之時聞有黄石公素書而未見其書者尚矣旣而行年六十廢學倦文加之目已翳而不辨雲林之色耳已聾而不聽聲律之和於此之時偶見有一本之称王氏直説者其書卽昔人之所寫而殆至於紙破字滅矣暇日把卷撿之其辞嚴而其義密非淺見謏聞之所可得而觧者矣且復舛訛紛失不知所以整頓之是以忘其固陋不拘直説之難觧者漫記其理之似者於其傍以與一二鄕友講習討論者匪翅一日々々學之座元書架之上插朝鮮所刊之一

本即宋張商英之所註也其書亦歴年月者久而字畫不明又不能無差訛矣強尋其偏旁推其点畫而議之論之非後一日於是使南京邵光道謄寫之頗正其誤旁加倭点與郷友之好古者講之猶有所未至者闕之以俟知者焉
慶長二十年乙卯閏六月下澣大龍老衲玄昌書

書於義弘系圖之傍

義久依無世子譲於守護職於舍弟兵庫頭義弘々々武勇過人談笑却敵有冦於我國者義弘一戎衣

而親手其戈殲厥渠魁者數多矣匪翅播武名於我
國　前大閤殿下秀吉公於朝鮮征伐之時義弘與
其子忠恒走從其軍數年之間勞於軍務於此之時
大明諸將率數百萬騎之軍至于朝鮮時吾軍屯於
泗川者僅一萬餘較之大明諸軍豈翅九牛一毛哉
大明諸將令數百萬之軍攻我泗川之城義弘親子
胸中自有數萬之兵甲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故自提
三尺直進入百萬之軍〻一時瓜潰追亡逐北伏尸
者八萬有餘流血漂櫓矣於是有參謀大夫龍涯者
求和義於我軍中義弘親子謀之曰武豈可久黷乎

且止二人之戈是謂之武竟旗於參謀之求令大明
將茅渭濱爲質載之與俱歸于日本矣
大閤殿下爲賞其功賜親子以寶劍且復賜薩州之
地和泉高城二郡以爲其履矣日本東西之諸將無
不称賛其武名者可謂義弘親子克我國家者也
慶長十年乙巳八月二十八日以
龍伯尊翁之命書之於系圖之下

久保

天正廿年壬辰之春　前大閤殿下秀吉公率幾内
已西之士衆征伐朝鮮西海九州地近其國是故

久保公率薩隅日三州之士率走從其軍武名雄略遠出諸將人皆無不歆羨其威名不幸而薨於朝鮮之地惜哉

歳久

大閤殿下西征之時歳久有痿躄之疾而不得出頭時有一讒者以爲非其疾漸漬而不驟所謂浸潤之譖也大閤亦不念讒口鑠金之戒令細川幽齋不正其罪而害歳久々々不幸而陥身於鋒刃命矣夫

忠豊

大閤秀吉公征伐朝鮮令日本東西諸將堅守朝鮮之地者七八年矣朝鮮八道尺土寸地莫不印兵馬之足跡然後窮兵於沙漠之地方矣丁其凱旋之時中國四國九州諸將屯於釜山浦之城相約欲擇日而共唱凱歌以一時解其纜其約堅於金石矣一日日將黄昏當釜山之城火光接天　兵庫頭義弘親子去釜山者二里餘而繫軍艦矣不知火光之所以然令一舟問諸將則無一人守釜山之城者軍壘焦土矣蓋諸將背平日之約不告而回於日本矣是時

中書公忠豐在釜山城獨不從諸將之背約且復不屑大明數千艘兵舩直前訪　義弘親子軍艦翌日俱共解纜而赴日本之地矣忠豐親其親之志非弸於中者何能之乎慶長戊戌之秋大閤公薨矣翌年有石田治部少輔者大閤公之嬖臣也募関以西之諸將以爲祖有於秀頼幼君將有事於関東諸將亦感大閤公之深恩也無一人而不從之者　兵庫頭義弘亦雖感恩則有之然不覺斯兵事之當與否諸將之僉儀亦獨可奈之何哉不得巳而勉强從諸將之謀矣忠豐雖在諸將之列不與諸將共而如臣事

於義弘公者無一日不在其幕下矣既而諸將屯陣於濃州關之原忠豐獨在　義弘行列之中於是關東亦將出兵馬於西京兩軍偶然而會於關之原兵刃既交而爭兩雄者半日程矣吁時耶命耶我諸軍一時瓜潰矣中書公爲其奔北有血氣之勇單騎而赴關東諸軍一戰而結子路之纓東西諸將無不嘆惜之者矣

薩隅日三州府君歷代歌

高祖忠久號得佛　始領三州曰嶋津

二世忠義孫道佛　此時上古其風淳

三世久經称道忍　攻亡禮部安我民
給黎町田其孫子　伊集院亦骨肉匀
忠宗道義建長間　都鄙謂之爲歌人
其子貞久名道鑑　舍弟六人國爲隣
和泉孫子令殆盡　佐多新納共相親
樺山北鄉今獨盛　其中石坂跡獨泯
道鑑有子號河上　子孫至今更詵々
氏久齡當六代主　創建即宗迹未陳
元久恕翁創福昌　一子爲僧戴烏巾
有弟久豊號義天　挑恩灯來尚循々

忠國大爵其諱謩　深固院古栽松筠
舍弟樵夫薩摩守　題橋豊州武威純
出羽伯耆亦叔季　有五兄弟德已均
忠國宗子孫天勇　不嗣父位異天倫
大年登公天勇子　齋名一瓢德不貧
立久節山民具贍　龍雲廟古猶薦蘋
忠昌圓室諱玄鑑　寺名眞國近城闉
忠治蘭窓名津友　忠隆與奇不終晨
勝久主國々將滅　幾殺忠臣自沉淪
欲讓貴久以家國　國亂其約皆不眞

貴久老父問誰某　一瓢之子稱日新
日新無由散欝憤　更揚義兵無異論
従是三州諸家士　仰見貴久悉称臣
辛未林鐘二十三　正是大中辞世辰
海潮修梵南林寺　香烟不断日輪囷
義久治國猶超古　是時六國臣伏臻
以歌鳴世是餘事　惟德被民々歸仁
令人景慕何至此　遐齡猶祝八千椿
新創妙谷預修善　碧瓦朱甍疊魚鱗
令弟義弘兵庫頭　武威振世重千鈞

匪啻譽聲動我國　朝鮮八道誦名頻
歸依三寶修妙園　無人不道希世珍
久保朝鮮撫軍曰　惜羅微恙化作塵
家久多年在朝鮮　擅施威武似有因
國務餘力嗜儒學　其本不亂壹修身
就中心學採其願　入禪教門轉兩輪
細大不揖藝非一　揮劍揮筆共彬々
球至來降何歲月　慶長己酉在蕤賓
吾若命運幾多少　孫枝子葉億萬春

夏五廿七　一雲眞玄昌謹記

頌義弘公德業文

嶋津兵庫頭義弘公者貴久公之令子義久公之令弟而今太守羽林尊君家久公之老父也其爲人也武勇鳴世籌謀勝人我三州本多方命而爲仇者義弘公自少壯之時守其藩籬而反者廢之降者綏之因之義士輕死忠臣委身勇士之追強敵者猶走狗之追猛獸若無發蹤指示何獲之有義弘公指揮用諸勇士者何以異焉况親手三尺以定九州乎主將而對強敵單騎而入數千之軍中相鬭而取勝者人

之所不能爲而義弘獨能之是故前太守義久公使
義弘繼其芳躅自是以還夙夜憂慮謀我國家之久
遠寤寐不忘義久公守國者五十餘年國泰民安至
於今日者皆義弘公之力也先是天正年間前太閤
殿下秀吉公出兵馬於西州々々一統之後殿下錫
朱印於義弘擢封大隅州以爲其履矣於斯時也義
弘口不告人而語於心曰我嶋津高祖忠久公者右
大將頼朝公第三子而始領若耶北越勢伊伊賀且
復領海西薩隅日爲七州太守爾來日本響嶋津者
殆乎五百年其國長久者親戚下相畔也今我獨錫

朱印自伐以領隅州者國有兩主也一國而有兩君雖曰親戚不知適從況於臣庶之在下者乎貽我子孫之患者在此一舉蝸角蠻觸之事可不思端末未見之前乎哉不若以所錫之印卷而懷之矣且復錫日州諸縣之朱印亦猶如之是亦人之所不能爲而義弘獨能之嗚呼義弘非特有知與勇遺此義於子孫々々亦可不思先業乎然則興家亨國者豈翅千萬年之久哉

慶長十九甲寅小春既望之日　大龍玄昌謹書

壽龍伯尊君文

唐貞觀年間魏徵上疏於太宗曰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々々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々哉言也

薩隅日三州尊君龍伯大人生天文癸巳生得人主之位世爲賢明之君能知元首股肱之通爲一身手足腹心之聯爲一体是故臣庶之在邦内者委其身以不二其心遠人之在殊方者亦辭辯以斯格矣非德礼誠信之存於中豈能感人之至於斯乎哉魏徵上疏之言併以爲己有是以我日本諸侯於東西者

無出其右者不亦盛哉是歳慶長甲辰仲春以來微有風疾身体不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於是使臣之在左右者夙夜念之禱爾于上下神祇以祝無疆之嘉齡庶民之在街巷者亦抽我丹誠以祈三寶之護持是皆　尊君德化之所致也傍有庸夫愚婦者以風疾之所起以爲妖怪之爲矣古有謂曰妖不勝德蓋妖者怪異之事怪異非理之正宣尼之所不語也其所不語者何哉亂我之正德也大凡應事接物之際理未明則不免爲妖怪必於其明者何妖怪之有然則怪異之妖邪豈能勝　尊君之正德乎縱有千

妖百怪極百端而竊覦何敢望德禮之門哉雖然禱於神明者亦不可廢也昔者武王有疾弗豫周公作金縢之書以禱焉夫禱者悔過迁善以祈神之佑也武王無可悔之過無可迁之善然而周公禱焉者使臣之職所當為也今於　尊君亦然其素行固有合於神明之德然而使臣禱焉者迫切之至情不能自已嚴命數十輩之僧徒看讀六部之般若一部之數積其巻者六百則六部之數積至三千六百巻其功勛可勝言哉我今以一經之德論之當經第九會有能断金剛之一品能断者能断衆生疑執金剛者至

堅至利而能擊碎一切災殃一軸之經一品之德猶能斷疑執碎災殃何况三千六百之卷帙一千六百餘之品分三百七十四億四十萬餘之字數其義理之玄微蠶絲牛毛豈翅俱胝庚多而已哉加焉百億諸聖衆之在法中十六大威神之在會上皆來擁衛惡星隱曜妖邪潛形今後所翻之三百六十指之僧衆開渺茫之口彈巍峭之舌至心讀誦衆口金猶可鑠况降伏魔障哉今夫施般若之妙藥服般若之甘露則癢痾疾痛雖切吾身皆悉消除所謂勿藥有喜者也且後般若之爲德也以時配之則日照禺中普

天之下率土之濵無不被其光者以義諭之則融通淘汰融之通之聾盲瘖瘂亦啓昏蒙焦芽敗種亦得蘇息淘之汰之瓦礫粃糠退而在後所謂瓦礫向之所謂妖怪也妖怪々々去々勿少留速去勿復回顧急々如律令

慶長九年甲辰六月二十二日正與庸衲玄昌敬白

轉讀般若配帙

孔夫子曰祭神如神在夫何言哉盡其至誠則雖日神明之有亡儼然如在乎上在乎左右焉以其敬心

純一故也　伊勢兵部貟外郎貞昌公有純一之敬
心能務于勤夙興夜寐以事其君者孜々不息是故
神明是感門戸亦榮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者乎比
來喜捨資財使予寄附
正八幡宮　公致敬心之外予復何言哉雖然謹命
十餘員之僧衆轉讀般若一部々々積其卷者雖盈
六百然而其要最只九箇字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也在中華翻之則一覺字耳中庸誠之一字是
也　公今有至誠故藹然有忠義之氣有至誠故油
然有孝敬之心有至誠故將順　君之美有至誠故

嚞謦我之情有至誠故以文會友有至誠故有威不猛有至誠故能正公權之筆有至誠故能運子房之籌有至誠故博聞洽記有至誠故明辨篤行有至誠故不巧言令色有至誠故不專權擅勢有至誠故惡星退散有至誠故吉曜來臨有至誠故無求不自得有至誠故無願不成就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公之於至誠豈復有二致哉予以公之行事有初有終論之自

奥州刺史羽林次將忠恒公爲世子之時或在朝鮮

或在京師公未嘗一日不随侍其左右矣　剌史比
將有朝覲之礼　公亦主供奉之職維時春雨連月
想是公之至誠能開衡山之雲豈特昔年韓昌黎哉
於是人僉曰　貞昌公今之韓昌黎也不亦盛哉
伏請
威力神通大自在王正八幡大菩薩會中八萬諸聖
衆會上十六大善神同證明之同洞臨之至禱至祝
至祝至禱
慶長十年乙巳三月吉日正興小比丘玄昌敬白

看讀般若配帙

謹據第六分現化品據其文義佛告善思汝等當知修習希有陀羅尼門此陀羅尼門過於諸文字言不能入心不能量是故若為衆法不入陀羅尼門能通達此門心得清淨身諸亦爾所行順理般若堅固諸惡魔軍無能嬈者一切外道不敢對揚諸煩惱業莫之能壞身力堅固心離怯弱有情見者無不蒙益諸佛世尊之所称贊天龍等衆咸擁護之云云般若之功德豈不大哉爰有

伊川藤氏抱節翁自少之時事君以正接友以信正

信之所存文武之所存也是故　國君亦使翁以禮
傑出于諸士之上矣國家有事則親執戈矛單騎而
入數爲軍國家無事則載橐弓矢閑坐而詠卅一字
或以　國君之命監一城一邑則竹馬童子亦喜之
迎以拜於塗況農夫商賈之歌於市抃於野者乎是
皆翁之所行順理故有此感格有此感格者正信之
能至者也能至正信者能通達陀羅尼門者也翁之
爲人可謂能成矣是歳慶長乙巳之夏不幸而罹小
疾者連月盡力於醫術祈乎於神明者莫敢怠矣頃
厥疾雖漸瘳身力未堅固起居未輕利寔非諸天善

神之護持爭得年災月厄之解禳因茲擇今月初四
甲戌就于私第莊嚴禳災保安之場拜請七貧之比
丘衆看讀弉三藏所譯之般若無一字之遺漏矣至
同十三癸未畢六百軸之功矣若夫上之現化品之
所宜談則魔軍無能燒者身力弥堅固而至老益壯
者何疑之有耶現化一品之德猶且若此而況一部
六百卷二百六十有七品六十二億四十萬有餘字
之勳力乎然則雖日有年災與月厄疾病纏綿之厄
山林樹木之厄一々解散勿爲留難矣　專祈
當生甲午身宮康健壽筭綿延修般若正因魑魅魍

魑皆悉摧滅施揔持妙藥痒痾疾痛自然消除諸天之所護持衆人之所瞻仰如楨幹之扶小枝而偵植汞執重權似松柏之後衆木而不凋克保晩節伏諸法中八萬諸聖衆會上十六大威神齊垂照明鑒我丹悃

慶長十乙巳十一月吉日正興比丘文之玄昌敬白

又

夫般若大經者我大覺世尊開初筵於鷲嶺畢散筵於鷲池二十有二年歗通群機洮汰小乗之所說也

簡褻之重大義理之玄微一大藏裡莫若此經是故讀誦解說者或寡矣世之求福於佛天祈壽於神明者纔讃禮轉讀而已經曰讃礼轉讀祈在之所諸天善神常随擁衛云云所謂轉讀者每巻翻其標葉而所撿閱者不過數百字矣轉讀且有禱必應諸天擁衛而況不遺一句半偈片言隻字焚香熏讀者乎佛天所護其應可勝言哉按第一十會理趣分曰若有情類受持此經常勤精進修諸善法惡魔外道不能稽留四大天王及餘天衆常隨擁衛未曾暫捨諸佛菩薩常共護持令一切時善增惡減云云金口之說

豈復可生疑乎哉
大日本國大隅州下大隅郡奉三寶弟子忠仍去歲
以來眩暈不止起居無輕不遑佛天加被爭得身体
平安因玆消取今月初二戊寅良辰就丁
華第開保安集慶之法莚命六十指之僧徒看讀六
百巻之眞詮至於同十二戊子畢其功矣所謂不遺
一言一句者也然則今之所患縱雖曰有宿世怨敵
妖邪奇怪諸天善神之所擁衛何敢可少稽留乎且
復般若之爲德也如金剛自体堅密水不能爛毒不
能害又如妙寶神珠不與一切煩惱共居而能斷滅

一切煩惱呼般若功德不可称計也如此　伏願
身宮康健命運亨通丕称門閥之棟梁永保歳寒之
節操揔持妙藥何借葛洪之百錬舟般若神珠不屑
卞和之一圍螢世称宗子播聲譽於三州家產奇兒
鐘禎祥於閭國凶星退散而潛其影吉曜來臨而增
其光四時無少病少惱之憂八節有常安常樂之慶
至禱至祝々々至禱　伏請
法中諸聖眼會上大善神齊垂證明鑒找丹悃
慶長十一丙午九月吉日正與比丘文之玄昌敬白

六部般若配帙

謹據初分校量功德品據其文義佛告天帝釈言若善男子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諸天常隨衛護有無量百千天子為聽法故皆來集會歡喜踊躍設有障難不能遮斷衆魔眷屬不能侵擾宣說般若故心無怯怖不爲一切論難所屈云云且後第六分陀羅尼品曼殊室利說一頌言總持猶妙藥能療衆惑病亦如天甘露服者常安樂金口之說豈可生疑乎哉我

君前際隅日三州太守龍伯法印内有慈愛之心外

無暴慢之氣其志不染世味其言不負人情若有小過未甞不悔若有一善未甞不迁心雖無塵垢之汚未甞一日不齋戒沐浴對越於神明其之爲人可謂成矣是歳慶長巳酉二月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輔臣僚佐之侍於其側者覔醫術於東西禱神明於上下無晝無夜莫敢怠矣於是相儀曰非蒙佛天加祐爭得身體平安因茲須取初夏之朔壬子就于華第莊嚴攘災保安之場命濟洞二宗三十餘貟看讀唐之玄弉所譯之般若無一句一字之漏却矣至於同初九庚申畢六部之功矣若夫如上二品之所說

則諸天衛護而障難何敢侵擾況復衆感病乎一品
一偈之德猶能若此而況三千六百卷之勛力乎
專祈
慶生癸巳身心堅固命運亨通天神之所維持邪妖
邪怪遠退散地祇之所加被横難横病速消除揮般
若寶劍而去千災服揔持妙藥而調五臟長亨彭祖
八百之壽庶樂啓期九十之齡　伏請
十六大善神八萬諸聖衆齊垂照鑒感我至誠
慶長十四己酉四月吉日正興比丘文之玄昌敬白

觀音經配帙

法華普門品曰設欲求男礼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金口之說豈有疑哉是故謹集現前僧衆稽首合掌以讀誦此品者一百巻 所祈國君家久身心堅固武運亨通早產鳳雛皆令雀躍来弧蓬矢之後施德化於三國揚武名於四方至祝至禱至禱至祝

年 月 日 大龍小比丘玄昌敬白

隅州國分莊永德寺地藏堂冊與幹緣文

聞昔隅州國分莊者諸大薩埵之古道場也相傳此地昔年有洪水之害人皆作魚矣丁斯時也諸大薩埵亦面貌枯瘁而流入大海諸大伽藍亦梁棟傾斜而化烏有去矣及其水之涸也一尊地藏薩埵不知自何地何山而來幸得解脫洪水之難止於是處居民之有其志者即搆一宇之茅堂安置薩埵因寺名永德有一比丘修香火業比丘去來堂宇至今壞在民村是亦居民韓遺者之所口傳也未知是否尒來經其歲月者不知幾百囘矣慶長辛丑之夏

嶋津華胄龍伯尊君相攸欲營華第於此地至於甲
辰冬之仲華第落成矣諸士大夫之侍從者洽乎千
人野人之懐恵而移家者倍焉然後國分為一部會
之地矣於是乎上行下效百廢具興有神宇之復旧
者有佛庐之斬新者輪奐之美壯麗奪目矣獨地蔵
薩埵堂宇蕭然依旧不蔽風日
尊體亦有若無矣爰有瞽者正壽院者欲再造薩埵
之堂宇有其志而無其力若非檀度之助爭遂其夙
志乎於是肩嚢手杖徧扣十方檀度之門古之所謂
細流聚而成巨海土壤積而成太山若然則土木之

功亦寸累尺錙積銖者何願不成乎夫以
地藏薩埵者閻魔國十大冥王之主君而以大悲願
爲内以忿怒相爲外矣按蓮華三昧經地藏有六種
之名第一檀陀地藏第二寶珠地藏第三寶印地藏
第四持地々藏第五除蓋障地藏第六日光地藏蓋
一體分身而導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之六道也
衆生在世有無量罪業及其新寂也薩埵判在世造
惡之輕重斗秤欺詐人且復懸以淨玻瓈鏡照彼衆
生心内罪惡想夫薩埵之慈心令一切衆生遠其罪
惡是故現忿怒相道之齊之内称勝軍地藏閻魔王

王赫斯怒爰整諸衆生以遏諸惡業以篤人間祐以對于贍部洲此閻魔王之勇也今閻魔王一怒以安人間諸衆生然則勝軍之號不虛設者乎其功勛之所及豈復可言說乎哉且有薩埵之誓願縱有五逆罪者悛其惡以一心念彼地藏薩埵々々以大悲願力代其衆生受諸罪苦其誓願慈心及衆生者有海之口溪之舌不足報焉若有善男善女聞此誓願者何敢造其罪作其惡乎漢昭烈皇帝將終戒其子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皇帝之慈於其子者延及天下後世之人其所利濟者豈慱哉

薩埵之德亦一毛一滴之善根不爲不貺一睹一札之歸依何得無恵　伏願
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農工商有其善根者施一溢米福等河沙捨半文錢罪消塵劫今我勸進之志在玆而已
慶長十三年戊申三月廿四日謹者正壽院敬白

平出水入權現上梁文

薩州牛山院平出水村素有一社名入權現相傳曩昔主於此村者勸請能野大權現以爲一村守護神

權現垂跡入居此地是故号入權現先是文明十四年壬寅七月之晦所落成之社摟指則至于兆歳庚戌一百二十九年也雖經此歳月而無一修之者以故神廟舞殿不蔽風日是可忍乎岩崎與右衛門尉秀之齋名猶存有欲修之之夙志擇閏二月廿二良辰始運斧斤至於三月十一日畢其功矣　伏願上梁之後柱礎堅固不動不傾殿宇清虚無災無難專祈　今之主宰伊集院伴右衛門尉身宮康健武運亨通公私安寧子孫昌盛　次冀　秀之身心堅固災障不侵壽命長延福德圓滿萬民快樂五穀豐

登國中無兵革之憂村裏避疾疫之害

慶長十五年庚戌三月　日

修葺石體宮文

正八幡大菩薩靈廟艮方有石體々々有四句刻文

文曰　昔於靈鷲山説妙法華經今在正宮中示現

大菩薩　竊聞

正八幡大菩薩釋迦牟尼世尊分身也今據此妙文

則世尊分身豈可生疑乎哉刻文字畫非後世智巧

之士所得而爲是故秘而不顯焉此四句妙文傳聞

於豊之前州宇佐八幡宮孽臣邪神之在其傍者聞之日我八幡大菩薩以正信而擁護國家豈消怪異之事哉不若遣使於彼國以除却怪異之事使一切衆生決其疑惑既而遣使三人來而欲燒却此石體之妙文矣原夫雖不知何代何年然四月初三即其日也三使共焚石體其焔熾然不息者一十八日也至於四月二十日四句妙文増明而其石不少焦矣於是三使亦不知所云其一人立死其一人途中而死所謂斷佛種故受斯罪報者乎其一人歸於豊州告之於宇佐八幡宮神官々々亦知此妙文之非人

之為也增知此神靈之不可誣也且復八幡大菩薩尊號之上加正之一字者亦出于四句妙文然則正宮之號不虛設也明矣豈非符合威力神通大自在王之称者乎且法華金文曰善哉々々善男子汝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讀誦思惟是經爲他人說所得福德無量無邊火不能燒云云想夫受持讀誦是法華經者火不能燒而況此四句妙文自然出現者乎後世上下人民念々勿生疑妙文出現之發營一社於石體上爾來盡日本國中無不聞而瞻仰之者一社經歲月者久而有興有廢不知幾回今也

梁棟柱礎不動不壞然而歷數十星霜風雨壞簷隙矣是可忍乎令執行大宮司助長行以扣村々民家之門欲受溢米半錢之樂施以修葺簷隙矣有司叅之於

龍伯尊君々々平日驕之仰之者不為淺矣況復感執行助長之志也施數萬疋以為助緣然後修之葺之庶工攻之不日而成一新之社於是匪翅神官々吏慶於庭商賈農夫亦歌市拚野上下仰以祝

神靈久遠俯以祈　尊君遐齡　伏願

大檀越龍伯尊君身心安樂四時無一点之災福壽

増長八龍有大來之慶惡星退散吉曜來臨長為佛
法金湯永作皇家藩幹乃孫乃子常樂常安
慶長十五年庚戌四月十六日　正興比丘玄昌謹書

隅州願成寺鐘銘

隅州帖佐郷願成寺者
前薩隅日三州太守惟新尊君所草創之精廬而運
譽上人修念佛三昧之道場也草創未幾殿堂門廡
漸成庵廩井竈具備於是乎安千佛於寶座香灯不
急百兩器備僧寶亦足特以無洪鐘為闕典矣

尊君命冶工之善於範圍者新鑄洪鐘懸之小樓以
令諸僧警晨香夕誦之時而鞭其後者可謂其志深
矣諸士之各有其業者聞此鐘聲自起吹燈勤之不
怠莫不成其業矣若夫農與工商放於利而行者亦
聞聲而遠塵離垢偏赴佛地加之人々勤其業而庶
且富者是皆尊君信力之所致也雖曰後五百歳人
皆樂其遺化沐其餘澤愈久而人愈思慕焉愈遠而
人愈欽仰焉
大覺世尊之所謂現世安穩後生善處金口要文復
奚疑　銘曰

我君威武　能服人兵　歸依三寶　意扣至誠
草創精舍　掃棘擺荆　命巧冶者　新鑄華鯨
聲聞兩岸　響徹八紘　警發蒙昧　引接迷情
六窓深閉　一聲忽警　南商北賈　日々送迎
霜晨月夕　浦々鏗鍧　下自士庶　上至公卿
聞者遺世　何願不成　令此蓮社　不虛其名
一鐘之德　安國安民　何止孫子　千萬年榮

慶長二十年乙卯七月初九前建長文之玄昌謹誌

淨光明寺上梁文

釋教之書曰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也緣者外物也外物非色欲而何息色欲者勤儉者之所爲而至人之大量也儒教亦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非有得於心者何以有其中心之悅而何誠服之有哉人有威猛則無不服者矣威服者面革而非心服也歲月久而不變者非心服而何敢當之乎哉

薩摩州麑嶋郡淨光明寺者無量壽佛之道場也山名松峯

嶋津高祖忠久公領此三國之時與一遍上人之

流亞宜阿俱共來而同居此國權輿於無量壽佛之
本堂其權輿不知幾年月之久矣先是
忠國公有修造佛堂者其完葺之板漫生其翼十一
代住持不忍視之雖有修補之志然未敢果矣爾來
歷年月者久而匪啻板之生其翄村木亦腐朽矣十
三代之住持又不忍視之修補之志造次顛沛未嘗
忘之然而短臂不及癢勲思而未果者殆乎十年寸
積尺累至於今年戊午歷十一年歲月而其功成矣
我素以儉而易足爲其用矣二三有司聞之於
薩州殿下家久公々本有修補之志與住持之志加

合符節使完葺之抜十二萬而寄附之於本堂於是
我願既滿衆望亦足　伏願
上梁之後燕雀喜成龍象接武法道隆替接待由人
精廬發與進止在我或勞手藝或勞心力自誇其功
或執斧斤或執刀鋸各審其技畫藻於梁上刻山於
柱頭寺前寥々山入白樓潮生滄海庵頭寂々僧歸
夜月龍出曉堂四時無一点之災八節有太來之慶
至祝至禱至禱至祝
元和第四龍集戊午閏三月廿六日
當山十三代住持其阿謹誌

南浦文集目録

巻之中

南浦文集巻之中

華翁號說

因公首座者前二嚴才叔禪師之門人也始居内浦佛心禪院中守大願紹光祖塔今也住都城光久禪寺其爲人也進止見機語默中度自其少時人皆以爲有老成典刑矣比來轉位於我靈山第一座矣一日告予曰今我歳垂不惑未有副諱之號請師立焉予以其派之同不獲固辭即以華翁之二字称焉且復請說其義予曰居吾語子夫人之生斯世也受性於天有之於已主於性者是謂之心無衆理之不具

無萬事之不應然而心非有物豈復假磨礱哉但揩
於形氣滯於聞見其心之用有時而昏是故古之聖
人設爲庠序使爲之師者教之導之去其塵昏以復
其初也是謂之革々變也易有之曰革已日乃孚利
貞悔亡蓋夫革之爲卦内文明而外和説以此德而
變其故然而下愚者未能遽信故已日然後人心信
從大亨而得其正所革之事無一而不當理而所革
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人皆不信反有悔矣程朱二
公説之詳矣係辞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有心於革則非革之道無心

於華者華之至也且夫天地之華無心之華也非華
何以四時行百物生哉湯武亦然若不華命何以兆
民安萬邦治哉大玄經所謂夫道有因有華物不因
不生不華不成因華于因華國家之矩範也孔子曰
殷因夏禮所損益可知也三代之禮不因綱常之道
道不傳於世若夫文章制度若是不損益道不行於
世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者無心於華者也予今所取
以副子之諱也若能會得有因有華之義者久而知
其號之不虛設也然則三代禮樂再在緇衣之中矣
我佛祖雖生知之聖竺土大仙初爲太子没水搭薪

終落大千界之昏蒙曹溪大師初爲行者負石舂米終立無一物之宗旨錬得其身形也如此是亦非華而何子其勉焉翁者耆老之称也庭堅號涪翁務觀称放翁之比也自今以往子亦年弥高德彌邵者予之所規祝也華翁之義止於此矣書以爲說

慶長　年　月　日　正興文之叟玄昌書

德叟字說

琉球國尚清王之曾孫大里按司其諱玄澤在日本薩摩州之日訪予於館娃宮畔之寺者匪翅一日一

日使一价爲立其號固辭者再三一价勑蔽門請而
不止於是乎不得已而書德叟二字應焉且復岀南
楮以爲説其義予即正襟危坐而說曰夫舉萬物而
無不覆幬者天之德也舉萬物而無不持載者地之
德也寒暑迭運而不已升沈代明而不息者四時兩
曦之德也是故生々不窮百姓日用而不知非其德
之至者何至於斯哉豈特天地日月之有斯德乎聖
賢亦然删詩序易以繼往聖開來學以爲之功者孔
夫子之德也貴王賤覇以排異端闢邪説以爲之辯
者孟夫子之德也顏子譬諸和氣慶雲韓子譬諸泰

山北斗其後學之推重其德也若此由是觀之君子之進德内可不積忠信乎忠信之弸於中而彪於外者雖日千百歳之後誰敢蔽之

按司今揭一帆於清風回大旆於鄉関朝於國王々廷終日乾々進德修業憂民之憂以道主於善樂民之樂以保國於安者斯德之所致也斯德也得之於心則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況於移風易俗乎大哉德乎　按司其行道而自得之於心莫驚於虛遠而求焉叟者長老之称也　按司今車上使下之際衣冠儼飾德爵彌邵而人之瞻望者非長老而何

因併書以爲説

甲寅二月既望　前建長文之玄昌書

亨菴字説

中山王尚寧尊君之從弟勝蓮按司諱曰慈泉价人見求雅號并其説其志之厚不可峻拒輙以亨菴称焉原夫天地之有萬物物有一太極太極之未分也不分方所不辯黒白謂之鴻荒當其二氣之始交也物有芍萠而其形未舒謂之屯難是物之未亨也迨其經時月也桃花吹其紅梨花吐其白是物之已亨

也且復杞梓之懷其材者已成而各適其用虎豹之含其章者已顯而各致其飾是亦非亨之義而何哉其於人也亦然昔賢者之遁避而未遭遇也甘其稼穡與釣漁之艱難若將終身一旦得其時遇其君則置其身於青雲之上進退百官勤勞王家以極天下之溺亨天下之屯由是大顯其君揚名於後世然後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爲之諸侯爲之卿大夫以爲子孫長久之計矣是亦非其德之大亨乎今按司之於國王也非不遭遇先是以　國王之命献和親之策遠航於日域薩州府而居於邸第者三年于茲矣今

將歸中山想夫拱聽朝於　國王之日必有寵遇之禮而晝日三接千里之外不俟人之言我預知之所謂亨者嘉之會也其爲侯爲卿者按司之所素有也未足以爲榮焉被德於生民以安國於萬世者是今按司之志而邦内之士庶亦以此望於公也是德之長亨也我今說亨之義者止於此矣若夫庵之一字茅舍也取義於茅茨不剪之語峻宇雕墻聖賢之所以深戒也按司其思之書以爲贈

日本慶長甲寅春二月既望

前建長文之玄昌把筆於麑府鳴陰

惟孝字説

琉球國上按司寓止薩州者有年於玆矣羽林尊君之於按司有待遇之恩顧者匪翅一冊乙卯之夏東關將軍冊國攝州大坂城其號令遍聞薩州即日尊君將赴攝州於是按司感平日之恩顧也被髮冀服以從其軍其勇氣之感人者可知也丁巳師之日就予求其諱與字不得已而書惟孝玄忠居士之六字以應其責矣今也請説諱與字之義其請者不可違也説曰夫人之爲人也以孝弟忠信爲本忠信彌於内孝弟彫於外孝弟也者和順也人能有和順之

徹則不狃其上不慢其下大凡天下之怨生於不和不和之患常起於不順內而不順於其親則外而不忠於其君然則忠孝和順之德豈可忽乎忠也者發已自盡之謂士而以此忠事其君則常安其祿位永守其祭祀孝也者善事父母之謂大抵爲子之職何止一端父母喜則辭色婉順無所不至父母怒則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乎且復喜其壽懼其衰愛日之誠自不能已是故上自王公下至卿大夫士庶孝敬之心豈復容有一息忘乎按司爲國之公卿公卿之爲孝敬者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

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只恐其言之輕而招辜其行之輕而招辱也按司今有忠孝之德不墜其門閥不廢其家聲耶在日本被髮者隨倭俗也今歸球陽結髮者重主恩也出入無時覷已接人見其可否與時宜之者非國上按司乎我今以忠爲諱以孝爲字者誰爲之盛設乎書以爲說

前建長文之叟玄昌書於薩州嶋陰大龍之村庵

祭一唯叅公文

維文禄二年龍集昭陽大荒落九月朔壬子同八日
巳未
吾宗薩隅日三州太守一唯叅公大禅定門唱滅於
高麗一邦越歴十餘日屍骸萬里歸于薩州官府哀
悼之餘世臣幸侃謹備伊蒲之浄饌致祭於
靈筵其文曰
嗚呼哀哉
興亶父業　緝文王熙　外壯勇武　内含仁慈
入遐荒地　遠航高麗　毎擧松扇　三軍指麾

威横三國 名聞四夷 今年在虵 哲人云萎
吁君在日 多藝無遺 學孫呉法 嘆周孔彝
十歳騎馬 下視胡兒 石弩射虎 前驅王師
三百六旬 半在仙墀 羯鼓聲髙 衆樂猶罷
月迎良朋 花延舊知 自今以往 念茲在茲
嗚呼哀哉
多歳勳勞 誰不傷悲 東関西塞 宄不見治
南蠻北狄 恨來已遲 手提三尺 坐定洪基
氣鋭太阿 方鷹越秪 有望諸葛 抗觲凄其
又嫌接輿 政化已而 不深斯道 何憂多岐

嗚呼哀哉

二十餘歲　一黍半炊　病床夢脆　時日遞移

我辱家譜　人誰不知　遙々華冑　綿々葛藟

胃霧未霽　淚雨四垂　漣如泣血　柰此嗟咨

黃雲一燧　玄月一卮　靈光不昧　敢昭鑒之

嗚呼哀哉尚饗

弔戰亡文

大相國秀吉公武勇過人聰明盡性自壯歲有括囊

四海并吞八荒之志是故日域六十餘州尺土無非

其有一民無非其臣矣夫正壬辰之春征伐朝鮮朝鮮八道悉屬我封疆獨全羅一道華面而不必服於是

大相國令日域諸軍相彼築城守其藩籬我蕞隅日三州士卒亦以其命守要害之處矣夫以師旅之興以殺伐爲事不無傷財害人死生存亡繫焉可不愼乎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其命不效故除戎器戒不虞以使衆士少不怠於防禦丁酉之秋諸軍合兵再攻全羅道南原伏尸者數千餘使我軍斬首者四百二十餘級是皆以

相國之命也戊戌之秋大明率數十萬之兵来求和睦日域諸軍亦相議以和我泗川亦欲擇日而修會盟小春之朔大明兵偽攻我泗川不得已以戰當其兵刃既接也棄甲曳兵而走我軍士乘勝追亡逐北伏尸八萬流血漂鹵我軍中無亡矢遺鏃之費是天之所與而非人力之所能測也大明諸軍矢竭弦絶終乞降於我々獲其將茅國科爲質共載全師而歸自壬辰至戊戌在朝鮮經寒暑者七其間我士卒之死者不知幾百千況朝鮮乎嗚呼時耶命耶人未可知天地爲愁草木悽悲若弔祭不至精魂豈有依乎

不勝哀傷之至循釋氏之法造立浮圖以弔自他之
精靈且復祭以卑詞云
天假援兵令吾解難提三尺劍坐定胡漢伏八萬尸
不終一旦造立浮圖以起悲歎有他萬靈遍到彼岸
慶長第四春時正之日　敬白

小女祭慈父抱節翁文

維慶長十二年歲次丁未十月辛酉朔二十八日戊
子我
慈父龍嵒真公居士罹微疾醫藥無驗俄爾嗚無

聲曲於私第矣小女[illegible]遄傳訃音匍匐而至矣越十

一月初七丙申夘於釋門之葬法赴於闍維之靈場

矣不勝哀慟追慕之至謹備菲薄之奠供敢昭告於

尊靈其詞曰

嗚呼哀哉

本謂慈父　壽考無疆　俄罹微恙　去歸何鄉

訃音忽至　匍匐奔忙　上仰有頂　碧落蒼々

下臨無地　黃泉茫々　呑聲呑氣　隕涙淋浪

承戒敬命　適業蚕桑　不問安否　不侍藥湯

人有兄弟　惟我獨亡　斯夕何夕　遇此不祥

嗚呼哀哉
七十餘年　半熟黃粱　容貌如在　月滿屋梁
足音跫然　風吹虛堂　慈父在日　氣有慨慷
運籌帷幄　睨視子房　決戰戈矛　眇觀魯陽
軍容煇電　節義吹霜　有河漢辯　不誇已長
有黼黻詞　將韜我光　高朋滿座　每引壺觴
嗚呼哀哉
外存硬直　內含溫良　於其少時　勇名惟芳
迨其耆年　德望彌彰　恬澹寡慾　持守有常
湘茶小室　身世兩忘　呼我小童　欲從無方

擗踊哭泣不勝悲傷三…芳者一炷寶香

靈其不昧、鑑我衷腸　嗚呼哀哉尚享

祭亡友義則公文

維慶長二十年乙卯三月朔丁未同二十五日辛未前豫州刺史本郷義則公不幸而示滅於寝室矣心友某不勝哀悼之至謹献香華祭以卑詞々曰

嗚呼公之為人内含剛直外重禮義其先播州赤松氏之一族而事薩州元帥人皆称其才以為不器惟天付公以瑰奇俊偉之材胡為不付以令子令孫之

嗣公之狷介不求聞達以進諂容公之勇氣不詭富
貴以逞私智學道無倦其義理靡一而不明辨讀書
無厭其終始靡一而不闡記若夫挽千鈞之強弩不
屑李將軍之射於其石書八法之永字不異王右軍
之拔乎其萃是故常帶筆墨更手拾遂或入禪匠之
室直懷話柄或窺儒閫之奧親携經笥恭行於已々
不伐德信於人々皆醉嗚呼我昔未逢公也吾徒之
在門者無一助我者今自得一識於公々禪補闕漏
使我老而曉事今公作方外之遊以釋形骸之累國
都之人識與不識聞其訃音以莫不嘆惜況於朋友

之同志乎今我倚柱尋思耿々不寐[illegible]譜盛化於與
邦豈意埋玉於此地追之無及西望灑淚挽詞一章
香烟一爐靈如有知鑒我誠至嗚呼哀哉尚饗

妙富下火

百年富貴一炊粱昨夢醒來鐘杵長面目有眞無隱
爾江南二月晩梅香　共惟
新物故　潤屋妙富大師
卓矣貞節　肅然坤裳
依謙讓恭敬之仁　仁兼所愛

修含弘廣大之德　德合無疆

慕寧儉之中節制　嫌冶容之弄新粧

元坐九品之瑩　說什麼地獄

直造無垢之界　論什麼天堂

遠離塵表　每有條章

這是生前之受用即今臨命終時向鑊頭邊唱一曲

之還鄉

鑿開混沌未分處一段靈光遍十方

夫亡神等不一或病亡或戰死或陷於非而死者無主孤魂皆隨昏迷之中予甚哀之是故誦古德之佳句以弔焉伏願諸亡者頓出離三界之苦域盡遊戲極樂淨邦由是是歲癸丑孟秋二日集遠近僧衆脩水陸會自今以往於是日禁殺致齊營備菲薄祭具以薦之者也

百年三萬六千日　惟是南柯夢裡人

年　月　日　羽林次將家人

日州平治記

雲興軒玄昌製

日本大將軍賴朝公之三男忠久公者嶋津氏之高祖也始離封於七州其孫子世保之者薩隅日三州也故其宗子之嗣而立者卋称三州太守至於十四世勝久分施其至親以使大臣怨乎不以是故國家漸亂勝久出奔於豊之後州於是乎一門宗子相州刺史忠良公以文以武再興國家於將墜然後國家令 忠良令子貴久公仰作嶋津中興世臣之在遐迩者多歸之者矣 義久公者 貴久公之適子也監於祖父二代之權温而厲威而不猛嶋峙諸

州亦聞下風而望餘光矣其時日州山東有伊東者我嶋津氏之世臣也今之義祐惡虐無道而不出而仕於我君匪翅出而不仕怙其強捻其惡敢與我君抗衡自備稱三州太守當斯時也日本東西諸侯不
仰
天王不朝　相府京畿近邦皆然況遠邦乎我薩州之爲地去京師三百餘里山海賊徒歩涉有艱難欲
仰
天王朝　相府不可得也於是
相府鈞命不行有名無實義祐以爲得其時竊令一

价閙於　相府遷官於三位僭其號竊其位者莫大
之罪不容誅矣且貪我飫肥々饒之地窺其釁隙欲
奪之者三十餘年内長暴惡外夸強盛終以奪焉且
復以三山爲要害欲仇於我隣隅之地於是不得已
而　太守義久令舎弟兵庫頭義弘爲藩籬之將者
十餘年矣一日天未曉賊兵伺其便侵我加久藤城
義弘一戎衣而横攻賊兵々々敗亡士卒蹎顛
義弘親手三尺劍半日之間鬪勝者三殲厥渠魁者
數人軍士亦因利乘便追亡逐北於是伊東一族之
有武名者數十人衆兵之有勇力者數百人伏其屍

於數里之原野　義弘之威武賊兵盡屈義祐雖怒

目切齒其氣不能及物暴虐日甚因茲親族曰離群

臣曰叛矣　夫霧嶋之爲山也跨日隅二州之間我

封内之名山也諸侯而祭封内山川者古今之通禮

也高原之爲城也霧嶋山之東麓也伊東據其固而

率兵超山時々侵我大窪田口之村當其可祭之日

賊兵驟至則不得祭者多矣於是召募數千之兵鬪

高原城々三日而陷矣　太守義久令上原長門守

守其城野尻伊東之要害也伊東令福永守其封疆

於此之時義祐暴虐太甚福永知虐我之難而有欲

倒戈之心告之於上原上原即令軍士馳至野尻福
永雖與上原約野尻數百之軍士未曾知之又有如
伯夷叩馬者我軍士僅百餘人不得入於野尻是日
兵庫頭義弘率驍勇數千騎奮迅而至野尻即陷矣
實天正五年丁丑十二月初七日也翌早薩隅之軍
士亦鳴刀鎗以突出而至即日攻戸崎城九日々將
落時城亦落矣先是 太守義久寄尊駕於隅州將
禮
八幡正宮其擇日者在朧之初九辛卯尊駕之前後
騎馬行列數百人從者之褰塗武夫之前呵壯麗奪

目觀者如堵墻於是　神之德彌高　君之誠彌彰
人之顒若而瞻仰者不亦宜哉是日々將晡時以野
尻戸崎兩城陷之事聞之於　太守々々翌早率六
千餘騎之義兵赴日州之地薩隅二州非止士卒之
從軍農夫之在閭巷者漁父之在滄浪者亦歌塗抃
野烏合蟻聚不知其幾千萬皆赴日州仰　太守大
旆矣義祐聞野尻戸崎陷着鎧衣手鈍刀前入本城
有欲防我義兵之志伊東士卒苦其惡虐者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如桀之民言時日害喪
予及女偕亡伊東士卒亦嘆其亡之晩豈有一人從

其命者哉於是義祐矢竭弦絶欲行無一人之從者欲止無一士之梶者義祐進退實爲狼狽十一月癸巳竄身失國單騎而赴豊之後州嗚呼滅伊東者伊東也義祐若悛其惡遷其善臣服於我

嶋津氏者誰得而族滅哉義祐平日有獨夫之心今獨夫而去國曽子之所謂戒之々々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其義祐之謂乎翌年戊寅之春伊東家臣有長倉勘解由左衛門者收其燼數百人據日州邊地石城有欲復我仇之志識精衛填海之比也於是君臣議曰日州已成之國今散諸軍戢弓矢百姓誰敢

不啻太平之曲乎長倉之據石城者猶一榻之內容
他人之鼾睡也何不退之哉孟秋初六丙辰伊集院
右衛門大夫忠棟率數千之軍行將攻石城々々前
面大河水勢轉石無舩可渡無筏可乘諸軍着甲手
兵徒渡其河無一人之濡其首者況於溺乎我軍士
敗門踰墻直前挑戰賊徒之死者數十人我軍士之
死者僅不過三五人而已雖然石城之岡鉄関難透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與其徒至於覆敗不
若完師先退古云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諸軍
先退於佐土原之地矣季秋上澣右典厩彰久為大

將軍伊集院右衛門大夫忠棟平田美濃守光宗上井伊勢守覺兼三大夫爲副將再欲攻石城大軍不得渡大河右衛門大夫斫大木沉河底以大作浮橋而渡諸軍士列三處陣成千重圍石城雖固何敢敵我諸軍無晝夜放鐵炮者如雷下羽箭者如雨且復城中絶糧絶水於是長倉求和睦於我陣中諸將不忍見城中者之及餓死解其圍而與之酒食且與糧於長倉送之於豊州

是歲之夏大友新太郎義統老父義鎮動豊肥筑前後六國兵衆二十餘萬欲侵我日州先屯於縣之故

壘十月廿日戊辰大友之軍殆乎十萬圍我日州高城々外村舎一百有餘一炬燒之此特山田新介總五百餘之士卒爲高城宰我薩隅日健將勇士千餘人代守其藩籬於斯特也　太守舎弟中書君爲藩籬將且復吉利下總守鎌田出雲守比志嶋紀伊守同守高城敵雖欲侵我城々門不開旌旗不樹爲無人者於是敵陣成行列樹旗旄纒弓矢自恃兵疆欲必呑我日州其將士之習騎射士卒之習步射者不知幾百千加焉唱薛譚遏雲之曲揚右軍曲水之盃我高城之諸將士卒淬其鋒斂其鍔而待運之在天

而已且倭城小而軍多府庫之財亦耗斁矣匪翅府庫之耗斁城中無水欲出而汲溪水則敵軍士卒無晝無夜常目在之無一人之行掬水者一日見古墻陰槐水少湧至於二日三日其流出者如有源泉我軍士三千餘人無一渴者矣昔梁景泰禪師居慧州寶積寺々無水師卓錫於地泉湧數尺想夫以禪師之德止一寺僧衆之渴矣今也高城之湧此水者止三千餘人之渴矣是無他太守平日德澤遍及其物是故天亦感之者乎誠心之通神明者世人豈能測之哉然則太守之德優於禪師者遠矣於此之時大

友之黨陰謀欲令伊東之燼在我國中者起禍於蕭墻之中伊東之燼知我太守之撥亂而未懷　太守之德是故從大友之陰謀於是三納村之賊徒驅白姓之不知者千餘人據河原田道場舉烽火將作亂於國中即日我軍士圍道場之寺殺賊徒數百人其餘黎民有何校者有能因者殆乎一百餘人亦殺戮之十月二十四壬寅　中書君遣捷書至於　麾府報破陣之謀於　太守々々亦與忠志之士在左右者決其謀於帷幄者凡幾多日其謀與捷書殆如合符翌日廿五癸卯　太守義久率數十萬之兵衆

大舉兵旗以赴日州之地是夜　太守夢中得句云討敵龍田川紅葉哉近臣恭聞之以爲決勝之兆矣十一月朔戊申　尊駕至於佐土原々々々城郭村舍雖有數千戸從軍之士數十萬無可寄宿諸軍悉屯於曠野矣　太守擇日以欲攻大友之陣然而連日風雨待其天晴而已十一日戊午　太守義久揚大旗於根白坂之上以壓軍容　太守之威重於泰山大友之軍危似累卵是日福嶋院有司伊集院下野守久治率數百之兵衆爲其前鋒矣久治逞志扼腕直前衝大友松山陣々中數千之兵無一人當

其鋒者陣忽崩潰即解一面之圍夕治人放高城山
夜筑之後州高良山座主在河原陣見松山一陣陥
請成於我高城々中相議云夫兵器不戢武貴止戈
即令比志嶋紀伊守至於河原陣運和親之策是早
已未大友之將率數萬甲兵人勵匹夫之志從本陣
下而與我數萬兵衆屯於野外者欲較勝於一戰其
勢似不可當者然而我兵衆與之戰而殺其驍勇之
兵者數百人我軍中亦本田因幡守北郷蔵人頭相
闘而死矣於是我步卒之在其後者驚奔軍士之在
其前者亦恐而畏之大友之兵乘勝追之是時

兵庫頭義弘率數萬之甲兵親手戈矛勇往而對大友之軍示其威武者高於銀山堅於鉄壁其氣縣大寨大友諸軍之膽矣　太守從弟右典廐彰久圖書頭忠長譽數萬之兵衆横攻其軍兩將聲勢誰敢敵之且復我軍中諸將數十萬鼓譟踴躍而争先赴之此地有深淵其深者殆二丈餘其縱百餘丈其横三丈餘平日無徒渡者是日大友諸軍與我軍士於兵刃既接之時人馬驚汗欲左欲右而無可避之地不得已而大友之諸軍入於深淵人馬之溺死者不知幾千萬其旌旗羽旄之浮況於水上者宛如紅葉之

渋木器之所謂夢中之占非耶其誰者乎非止於此
有棄馬從徒向耳河而奔者有棄甲曳兵望彦嶽而
走者我數萬之軍追而攻之於是　太守舍弟中書
君出高城門不俟武夫之從而來單騎而入大友逃
散之軍中要窮寇遯走北親殺將士者十餘人一人
猶殺十餘人而況我十餘萬之甲士無一人而不殺
戮其敵軍者我軍士之勢如亂雲數空仇兵之敗如
秋葉亂風其向彦嶽而走者高城宰山田新介追之
逐之皆悉鏖之高城與耳河地之相去者七八里其
縱横無際涯悉夫伏屍於草莱之際曝骨於沙礫之

聞者數十萬矣是日大友一將不知誰某率士卒七十餘人不亂行伍隔數百步而走去矣我兵數百皷而追之其將帥班師與我兵戰其斬首者二十餘人我軍中亦海田主殿允真方大炊允相闘而死大友數十萬之軍中此一將一人而已後聞一將者田原紹忍也未知是否嗚呼大友覦子長傲從欲々侵我日州欲之溺其一心者其餘波及六國數十萬之兵衆其害可勝言哉熟按古書古之王者輕不發兵於外國若有發則必有當其理也今大友之發兵於我州者無一當理矣昔者殷湯王以桀盛不祀一征葛

齊桓公以包茅不入遂伐楚包茅之不入者日本諸侯自古皆然非獨我也粢盛之不祀者獨大友爲然其故何哉古來之神守佛庐或廢之或焚之不祭先祖不祭外神常隨南蠻鴃舌之人而非仁義之道貴難得貨作亡國謀欲務廣土地爲國家笑所謂不奪不饜者乎太史公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大友親子欲利吾國郡危吾國聖賢之言豈可誣哉十三日庚申　太守義久揚大旆於敵陣河田駿河守高唱凱歌而我數萬之軍擊節和之其聲聳動國中矣是日諸軍至於三城與故縣安

逃亡民々亦解其慍矣先是黎民之從大友之陰謀者未決其罪之輕重是時猶在光照寺諸將議云夫干戈者爲士者之所業也假有陰謀黎民何干之哉黎民而作亂者古未之聞是膺是懲致太平之道也於是出此黎民於六野原將聲其罪黎民各々起不可奪之志仇於我之士卒此時瀧閑宗運與士卒謀一々鏖之自是以來國中無一犯上者況於作亂乎

是月二十八乙亥散軍

太守亦歸於　麑府華第萬歳萬歳萬々歳

丁未八月下浣應於　龍伯老君之貴命信筆而書

呈大明天使書

日本國薩摩州刺史藤原家久謹上書
大明國天使兩老大人鈞座下　伏以
天使奉
詔命不憚萬里鯨波遠至於琉球小嶋我雖未接光
霽望盛德於千里之外矣先是華人茅國科在朝鮮
與日本者三四年矣我恭敬
皇朝之餘遣船并差喜右衛門尉送還於中華之地
未審國科勇健否迄今令人起此思矣今幸官船抵

喜右衛門尉忻甚々々想是兩地不通商舶者三十餘年頗以爲慊矣恭惟

天使兩老大人感我恭順之誠自今以往年々使

中華商舶來於我薩摩州阜通財賄何幸如之然則

皇恩德澤當永矢而弗諼矣謹此拜献金屛二雙小篋三重二箇伏乞各々笑納臨楮不勝瞻戀仰祈

尊照不宣

日本慶長十一年九月　日　藤原家久

與大明商客

大明泉州商客許麗寰留滯於我邦者一年矣今年艤舟於我久志浦回於大明々年再渡之時不幸而舟雖至他州里使我一小吏至於其地予亦待吏之至以定器皿貨財之價其自利々子者全無毫釐之差是令予之志而我之所望亦在茲而已其盟之堅者金石膠漆物莫能間予其念之

日本慶長十三年　月　日　藤氏龍伯法印

與大明奕吾子書

大明國福建道泉州府安海人有奕吾者去歳隨商

船而来于此地不幸而罹小疾醫藥雖無懈怠而不得其驗吁特耶命耶終盖棺矣有一人称其弟者欲取奕吾貨物傍有一人云此是他姓人詐称其弟或曰真弟未知其真贋可禁之何乎哉不若令奕吾貨物蔵於吾府庫裏待奕吾真子来矣先是辛亥歳安海人黄龍與適来此地是我相識也奕吾真子與黄龍與倶共同来令此貨物遂一與之不差毫釐真子亦勿疑吾言伏乞昭察

癸丑正月二十八日

琉球國王尚寧上書

大明國福建軍門老大人閣下

恭審小邦去日本薩摩州者僅三百餘里以故三百年來以時獻不腆方物修其鄰好頃有不肖裔夫緩其貢期是故薩摩州進兵於小邦々々荒墟者誠天之所命而我亦以無苞桑之戒也不幸而爲其俘囚在薩摩州者三年矣州君家久公外好武勇內懷慈憫待我以待貴客之禮々遇之厚者三年一心加之送還我於小邦於是吾民之歌於市抃於野者茲非

幸嶼州君寄言於我其之言曰夫邦國在四方也有金玉者或不足乎錦繡有粟米者或不足手器皿若有餘而不散不足而無聚民用不足而其貨亦腐惟坐而待腐不如通其有無各得其所矣日本非無金玉器皿其土宜質素而不及於中華之文質彬々是故使我參謀於兩國一以使日本商船許以容之大明邊地二以使大明商船來我小邦交相貿易三以使一遣使年々通其貨之有無者匪翅富兩國人民大明亦無爲倭冦嚴備兵衛矣三者若無許之令日本西海道九國數萬之軍進寇於大明々々數十州

之鄰於日本若必有近變矣是皆日本大樹將軍之

意而州君所以欲通兩國之志者也　伏冀
軍門老大人於斯三者許一於此我小邦大沐大明
之德化且遂日本之夙志是亦
天朝恤遠字小之仁心也若然則永守藩職無生貳
心遐方嚮化之念沒世不忘也伏楮伸鄙忱仰祈
尊炤不宜
癸丑春　月　日
慶長十八年カ

與蠻君書

日本國薩摩州刺史藤原義弘謹復書于

呂宋國王郎敝洛黎勝君迎足下
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聖人之言百世豈可廢我哉聞呂宋之為地國富民豊而南商北賈往還如織不亦繁華之地哉我日本與貴國遙雖隔大洋仰光華於千里之外是亦山厨維明赦院巳禮之所能知也前年憑伏巳禮求貴國商舩載貨來而富我國家非翅欲富國家若其遷貨之有無國家人民各得其所聯遠之交亦豈有離貳哉夫王之為表也韞匱而藏之則不為天下之用海貨蠻琛無不皆然不以其所有易其所

無則其用不内而其貨亦終是腐而巳伏乞足下圖

之去歳所發之一隻舨大洋波穩而着我一嶋繫纜者有日矣非不思患而豫防之逆風俄起折樹木揚砂石吁時乎命乎舨忽破矣我不忍見之新造一舨順風揚帆令商客歸焉惟願足下憐我愚誠來歳薫風自南之節使一舨載貨来貿易所須各得如意若然則我國山川草木亦蒙其光彩況國家人民乎伏冀炤亮不一

丙午正月　日　　藤氏義弘

荅蠻君書

日本國薩摩州刺史藤原義弘謹復書于

呂宋國巴禮王揭須微釋瓈郎煄来綿倪黎明勝蜜

挨氏　攻此仰慕恕辱雲翰展玩再回婉然如拜貴

面於千里之外甚幸々々茲者山厨羅明敖院巴禮

止息於陋邦者有年於此矣我觀其為人也智慧過

人風標挨俗是故我敬信焉一諸之信終始豈有渝

乎恐是陋邦僻地難久覊約念茲在茲耳吾子朝

國王之曰其亦以是語之去歲一船大洋不揚風波

着我陋邦不幸而狂風怒濤揺動坤軸船亦為之飄

願自今以往歳々使一舩載貨來而貿易是亦兩地
聯遠之交豈復有絶期乎又蒙送來緞子一端烏陀
羅氊一巻拜而受之愧無酬厚意今也臨紙惆然伏
乞照亮是祈
慶長十一年丙午正月　日　　藤原義弘

答南蠻舩主書

去歳拜別之後不問安否非敢忽之海雲萬里便不
的也不意賜一書信匪翅拜視吾子之書信

國司四老亦辱賜數行書高蛮字件々重譯以頗解
其理未敢不爲慊矣去春我國商舩將赴安南大洋
遇風檣傾檝摧幸而到於廣東之地辱蒙蛮君之深
恩修檣與檝前月回於我日本肥州五嶋雖未回我
州舟人無恙是亦出於蛮君之仁心且復有綵緞之
賜何以謝之即憑伏吾子以呈報書於　四老吾子
其詳說之自今以往若有求於我者使通事者報之
我亦有來於　貴邦者他日使一价以告之
貴邦安泰陋邦亦無事珍重不宜
壬子八月　日　　嶋津少將家久

答南蠻四國老書

胡越天涯未通音書不意芳信數行蠻字不知其旨趣如何使人重譯以漸解其理者十而一二其八九未能解之是故無由詳謝之去春我國商舩將赴安南路遇悪風飄隨於廣東之邊地幸蒙 國司四老之深恩舟人無恙前月回日本肥州五嶋是亦國司仁心之所及也仄聞 貴邦上下各得其所我陋邦亦士農工商之四民不闕其一 貴邦商

容之所得而能知之也今也雖欲諄々然說之奚語
難酬伏乞亮察

壬子八月　日　嶋津少將家久

拜復　南蠻國司四老　閣下

寄呂宋國舩主書

一別之後已閱三霜思慕之心未嘗頃刻有忘之也
先年吾子在我一嶋之日俄有狂風而破其舩災厄
之所及非人之所可得而測也豈可遯乎所送之一
舩大洋無事達於貴國甚慰所望不勝忻抃去秋使

封之書我雖未解貴國文字開緘頗覺其情之厚忻
幸々々我聞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
以聚之伏希吾子使貴國商舩年々商陋邦之所無
通貴國之所有者何幸如之我之所求在茲而已已
禮道体康健人之仰其德者風行草偃吾子其察之
今吾子并婦人所投贈者皆難得之貨也一々拜受
焉我今呈吾子以金屛風一雙寄婦人以酒肴之一
器雖不腆之物々以遠至爲珍伏乞併以笑納恐懼
不宣　年　月　日　藤氏義弘

答安南國書

日本國薩隅日三州太守藤氏家久復書于
安南布政州右奇副將北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華郡
公 我聞 貴國土宜土風而仰慕者年尚矣今辱
雲翰展玩再回宛然如拜貴面於千里之外矣幸甚
幸甚伏蒙珎貺却之不恭件々領焉我國未嘗一有
之誠不意之芳慧也且復有 都元帥總國政尚文
平安王之命而欲通好交鄰兩地雖隔萬里滄溟交
信之約豈有渝乎伏願自今以往歲々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則兩國所須各得其所是亦兩地聯遠之交

豈復有絶斯乎今也使[illegible]
人艤一隻船装載方物且贈以戎衣拾領長劒拾枝
弓鞬各拾具硫黄壹萬斤所愧少些之儀聊伸通問
之忱伏惟笑留

年　月　日　藤氏家久

須知

我薩摩州與大明雖隔萬里之脩程年々泊商舶者
自古皆然大明商客之所得而能知也今日本有
一將軍發號於東西施令於南北日本風行草偃是

故置　一官於長崎使之招異邦之商舩以爲其所止之處矣因茲南商北賈指此地以爲要津矣是今商客之所得而能聞也自今以往雖曰大明商舩之隨風而來於我薩州之地頃刻不許繫舩於我地矣一將軍之素心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由是觀之今雖令長崎爲商客之所止後必泊商舩於我薩州以爲貿易所須之處亦未可知也商客姑待之今也一官之號令誰敢可濫之乎商客其念之

元和二年六月　日

答琉球國王書

遣國使之次書音及予々今隱遁久不干國家之事貴國之所得而知也豈受書音幷珎貺乎欲固辭之則傳書者數臨門以請納之濫受之則不當於理終辭之則似違於禮無柰之何強而拜受書信者也羽林次將忠恒知國者殆乎十餘年矣自今以往書音無絶永不爽舊約者予之幸也他後書音縱及予之隱扉終辭焉况珎貺乎伏乞恩之餘無可言者不宣

慶長九年甲辰九月二十七日　藤原惟新

拜復　中山王　閣下

呈琉球國王書

貴國之去我薩州者二百餘里其西嶋東岭之相近者謹不過三十餘里以故時々有聘問聘禮以修其鄰好者其例舊矣就中我宗子之嗣而立則晝青雀黃龍於其舟以使紫其衣者黃其巾者二人爲其遣使簏厥玄黃來而結髻於右髻之上者奏衆樂於庭際蓋致嗣子之賀儀也今也遣崇元寺長宜謨里主載其方物來以賀我家久之嗣而立又攀舊例也我今寄言於國君勿以我之言厭之日本六十餘州有源氏一將軍以不猛之威發其號令尺土無不献其

有朝覲之礼我今雖去麑府之任每歳使親族之在
左右者行以致其聘禮況家久為國之宗主豈不述
年々之職乎貴國亦致聘禮於我将軍者豈復在人
之後哉先是我以此事告於三司官者數矣未聞有
其聘禮是亦非三司官懈於内者乎今歳不聘明年
亦懈者欲不危而可得乎哉且復貴國之地鄰于中
華々々與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餘年于今矣我將
軍憂之之餘欲使家久與貴國相談而年々來商舶
於貴國而大明與日本商賈通貨財之有無若然則

匪翅富於吾邦貴國亦人々共富潤屋而民亦歌於市耕於野豈復非太平之象哉我將軍之志在茲矣是故家久使小官二人告之於三司官々々々不可將軍若有問之則家久可如之何哉是我夙夜念茲而不措者也古者善計國計家者雖大事小者有隨時之宜而爲之者況復小之事大者豈爲之背於其理哉其存焉與其亡焉共在國君之舉而已伏乞圖之

年　月　日　　龍伯法印

拜呈　中山王　閣下

答琉球國王書

別來忽々換一寒暑徒竭遠望而已多歎々々恭聞
錦旋之後匪啻安一國公族至於嶋峙小民各得其
所矣寔雖爲天幸惟我家久公德化之所及也祇今
圓覺東堂爲正遣使遙渡大洋一封書音數箇琛貺
逐一所拜受也自今以往國泰民安長久之計貽厥
孫謀者在
尚寧王之存誠矣誓勿忘在莒之時可也恐懼不宣

壬子三月二十日　藤氏惟新

拜復　中山尚寧王　閣下

答琉球國三司官書

辱慧華翰盥手漱口焚香熏誦既然如侍於諸大夫鈞座之右榮幸〻〻今也圓覺因翁和尚爲專對使遣渡海瀾詳説龍馭回國之後上下欣抃若孚之輩亦雀躍於千里之外矣薩府無事因翁之所得而能知也駿仙香二百枝謹以拜領不圖國香滿我破衲是荷深恩伏惟尊炤不宜頓首

三月日　　大龍玄昌拜

答西來翁書

一別之後日月如梭不覺已

回鳳車之後上自公卿大夫下至於士農工賈如大旱之望雲霓而得雨之賜矣千里之外如有見之今也禪翁慧來茶經全篇落手遂多年之夙志者不勝欣躍老眼雖翳讀之者再也三也其中可者學之悉雖不觧其義我意已足何求之於外哉所恨者與翁不共講之而翁之詳聞說茶事頗以為慊矣薩府梨乎想是因翁和尚諄々說之不待予筆舌而審焉束以闍之苦甚一牽伏乞笑留毋副頓首再拜

三月　日　　玄昌拜

答龍福禪翁書

去歲兩領手書雖未拜顏開緘宛如接光霽矣榮幸榮幸手書之中有駢儷之文有妙絶之句不覺令人坐風雅之域予素不解詩不會禪况於駢儷乎欲報之以木瓜而公先得驪龍頷下之珠予假令雖欲報之而鱗甲而已是故卷而懷之而已去釋西來禪翁錦旋之時欲呈一報書而不果矣怠慢之罪無處逃之伏惟翁年富德邵昇於輦寺絶頂者可計日而俟也閩王見回鑾輿於貴國想是匪翅人民之幸而藪社中之幸也此地五岳泒古藪逐日凋零是亦翁之

所推而知也恐惶拜手

三月　日　　　　玄昌拜

答中山王書

今春賀詞千祥萬吉如示諭京畿干戈出于不意無幾而東西太平上下歡抃珍重々々我少將家久公遣使於貴國擇定嗣王々々分定者國家長久之計也自古嗣王不定則國有覬覦者若然則其憂在社席之間矣早使親族之有才者嗣其棣位則倭巧之徒豈有亂國者乎伏願擇師傅之知古今者置之嗣

王左右教以成敗示以節儉古云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若嗣王能解義方之理能致忠孝於太上能行恭儉於國家又能知成敗於未然之時與我薩府々君永不失親睦之心豈非貴國太平之基乎太上儲王同能知之所贈之赤繒二片蕉布十端酒甕一箇拜而受之不勝感荷不宜

二月十九日　　惟新

拜復　中山尚寧王　閣下

啓琉球國王書

快矣且復去歳小春初六華翰至於今歳暮春之初
落于手矣即開緘拜閲者再三宛如拜
尊顔特聞春温之笑語耳　貴國政事無小無大因
華之損益之而随時之宜是皆長久無事之基也至
幸々々國上卿爲參謀遥赴中華之地未審福建布
政司有一願否念兹在兹想是　國王温和之氣諳
敢色厲乎兩國之和睦可計日而待也倭國東西無
事人民之所盤礴也今復件々珍貺一々拜受餘借
名護三寸者也尊照不宣

暮春二十一　　惟新

拝復中山國王閣下

寄伊平左金吾書

傳承

奥州殿下去春將有朝覲之禮閣下雖不當供奉之職進務其職想是閣下之進者思盡其忠者異乎他人之進而患得之者矣人之所欽服在玆者乎若予之輩徒瞻望咨嗟而已閣下久任國老之事道民以德齊民以禮雖日一人之走卒未嘗濫其刑々鞭蒲

名聲照于特者也其遇知於　殿下者雖超于諸士諸士亦信之無異辭者國家所得而能同也非同志者所得而私也今也遠途無恙歸于貴館于即日雖可候於其門立秋以來日〻一兩回頭痛目眩以故因循于今非敢息也憐察〻〻餘事尚在面拜之特恐懼不宣頓首

八月十九日

與仙嵒房書

去歲所慧之一翰冊三關之我雖未能解文字頗知
子之文辞至於其極矣珎重々々予今生大法下衰
之時學真言最上之教我聞之也知而學焉聖人也
學而知焉衆士也聖人猶由於學而況衆士乎我雖
未知子之才人僉謂之以爲自然智然則大出於衆
士之上者乎出於衆士之上以勉其學者必至於毗
盧頂上之関也不亦難矣今我年踰於子者五十餘
是故寄言於子々其爻屈不屈何以伸其身乎予不
聞古人之言乎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未他
日以子爲迷途之指南爲教門之木鐸者必矣白銀

十兩聊[illegible]等閑而已矣[illegible]

三月初二　惟新

仙岳房　床下

荅霧嶋本坊書

一輪落手兩三圭復頗似拜顏者也如來諭今春五未投短牘雖不能忘之於懐而公私怱々因循而至於今日非敢後也枉賜恕宥元亨釋書如示曉即付此一价予今日添塵事且復老眼朦朧不能撿書足下若見撿之者三十日之外復加三十日非予言之

僞也次倭扇五柄拜受滅暑在近扇仁風於三五里之外者幸之幸也餘期後音恐々惶々頓首不宣

三月二十六日

拜復　霧嶋山座主　閣下

答貞昌公書

十月十一日辱賜一封三薫三誦恰如坐閣下之席而親聞塵談何其使人意快者若此甚哉前日呈愚書々々之一件慨閣下之意否殊々重々閣下平生德高志厚者山野之輩何敢及之仰之彌廣遠而彌

未由也巳令旅文館亦

人之所得而可企及也予頃見中初寒而有咳嗽之
病以故深閉户以徙坐卧耳只有一二之鄉友則林
間煑茶燒紅葉之外無他工夫憐察亇々今拜視予
書珍戴之餘呼禿毫以呈報章者也皇恐不宜

十月　日

荅兵部員外郎書

忽拜真帖開緘薰誦字々有驚虬之勢句々有大雅
之風何其　公之辞翰併以至於斯極哉日之先見

枉高駕於陋居打半日之閑話者實希有之一會也所恨者春寒太嚴而花未紅柳未綠無一詩與今亦寺前白櫻纔着其花其亦不幸而不開於來訪之時無公之題一詩今亦不幸而開於來訪之後無客之停小車匪翅世情之有其不幸花亦有不幸　公之深芳官事雖爲國家其亦文花之不幸也所寄河孫之一箇子亦主僕之辭高邁不愧於古不覺消遣世慮矣河孫頗雖嗜學未有朋友講習有其才而未成者也自今以往日々若覆一簣者其爲山也亦不難矣獨恆其身而未登　官門者以無其媒也今幸得

再拜

二月十七日

呈大慈龍雲和尚書

奉違道貌歲暦幾新岩贍斗仰靡日能忘想是兩地之相去雖一日之程如萬里之隔深嵯不敵禪扉常聆纍談頗以爲遺憾耳前年以魔府之貴命遠奉使於琉球國千里之滄海洪波之險路法施無恙歸於我朝匪翅道貌之大幸國家之大幸也即欲詣猊座

以抑賀儀奚奴力倦蹇驅脚疲以故企而止之憐察

憐察縷々非楮筆之所能罄也意緒萬般付於一僧

之三寸維時新暑炎熱爲道自嗇珎重不宜

閏四月二十三日　　　玄昌拜

拜覆　大慈大和尚　侍衣閣下

送公綱之關東書

藤﨑氏公綱學於吾門者三五年矣頃有

君命將有東關之行發軔之前問予以處旅之道予

筮之曰旅之六二有之曰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若失柔順中正則三者闕矣旅之時若闕其一則其
用不足　公今於此三者皆備則途中受用無不足
矣　公愕然曰我無其資無其童僕貞無此二者其
次亦何有就乎其色悚然予曰勿憂坐吾語子旅非
常居若可苟者然而旅困之時止而不麗於明何以
濟旅之困乎止也者至善而不遷之謂止於至善能
麗其明其亨者豈僂小乎　中書公今承　君之命
聘問於駿武二州公爲其副使矣想是至於駿武
官府之日行其亨禮用其庭實達君之情而有容色

之和非柔中之德而何此去東関千餘里置郵之路山川之險有其步渉之艱者幾多少乎於斯之時所謂柔順中正之德拳々服膺而操存省察者何憂無其資乎何憂無童僕貞乎書以爲贈予其勉旃

慶長十九甲寅年夏五廿六　前建長文之玄昌書

餞別府舍人公行色書

文宣王曰事君能致其身至哉言也盖臣之事君委致其身而弗顧事々在極其誠而已然而委致其身者自古爲難況然於極誠者乎別府有一舍人景親

羽林尊君巾瓶㕘嘗一日離其膝下漸及將壯從
尊君於朝鮮者閱六七之寒暄何止於此謹蒙嚴命
遠航於琉球施政令於嶼峙諸臣之勤芳於内外者
莫　公若者是故一日不安其身於私第先其事而
後其食可謂知臣子無變身自佚之理矣去歲之冬
東關一將軍有事於攝州大坂城於此特也
尊君率一萬餘貟之軍將赴攝州公司供奉之職軍
艦漸將至於中州之地攝州有和睦而解十重之圍
於是東北數十萬之軍一時悉散而歸於我國我

尊君亦回旌於我國於是之時公使於東關不辱君命漸至是歲初夏歸家其座未穩其席未暖又東關之軍圍大拔城公慨然隨 尊君之行所謂事君能致其身者斯公之謂乎公有一小子隨予學焉小子之為人頗敏而類利公無晝無夜着進學之鞭小子亦恐慈父之命也孜々不息吁小子可畏焉知壯歲之時不如我之今日祝々今我老矣脚力甚疲不得綰柳於河邊漫呈短牘於軍幕之下去恐懼再拜

乙卯端午前日

大龍玄昌謹上書於四公子軍幕之下

素聞晤語左少睽離左多者世上之常而人情之所不免者也何其志之難遂者若斯太甚乎哉去歳之冬

東關將軍有事於北京不幾而有和親之策而國家大平東西諸州莫不欣然矣若予之輩不辨東西之有恩僻不拘南北之分貧冨若得檀度之賜則朝粥午飯未嘗一日不養吾老矣自是之外絶無也望若有人之訪懶庵則倒衣迎接以打半日之閑話頗抒

胸守之鬱々既而客去則撿古書之記與廢存亡者或歌或哭之或嘆傷之於其志倦則獨扶瘦杖躊躇於池邊以觀小魚之洋々焉樂逍遥之游々目於外忘懷於内不亦樂乎雖然門有剥啄則無出而誰何之者雖有六七之童子無點一碗之茶者雖有一二之奚奴無擔一束之薪者惟無晝夜隨於我之側者有黒猫之鳴其喉搖其尾者耳其天運之如此我豈敢可遯之乎予在薩之國都者三五年矣薩國君之深恩之外得一識者藤氏久好公與菊氏重饒公歟振氏言穎公頴娃氏久政公也此四君者薩府官家之

異乎記誦訓詁之士習於漢魏腐儒之弊者矣今也
北京再亂以故哉
羽林尊若促裝軍艦以卜端午之前日以為出師之
時矣嗟我老矣起居不自由欲行而送四君之軍馬
則藜杖帶瘦革鞋折殲思而止之而已雖無一言之
贈然記此一行之贅言以贈焉且夫言之與行者四
君之所素能也若措予一言匪啻其言之玷而已人
以為騰語矣不若惟說予之行李以告四君子之為
愈也惟願早回大旆措我國家於泰山之安者農夫

商賈之所歡之抃之而今此老夫亦所仰而望之也

昌恐懼再拜　乙卯端午前一日

與自休翁書

日之晩有自休翁之嘉招陪於其席者野僧六七輩也座有一高客姓洋而称氏一公者本是江州一英豪也近居薩州者殆乎五六年矣慕盧玉川自称山人而頭戴紗帽効杜伯叔獨學孤僧而身着緇衣加之對客則揮玉麈以打淸談醫人則繕藥籙以鳴妙術其爲人可知也自休翁亦本備之前州一勇士也

事於州之納言公者年尚矣先是東濃一亂之後櫟

山航海遥來於海西薩州々君能知翁之直方也處之庖厨令之主盛膳之職是故切肉以方爲度切蔥以寸爲度其烹調生熟交中其節所謂不失飪者也其魚肉之腥者聶而切之所謂不厭細者也夫道也者一而已能得其一則百家衆技推之無不皆然士而勤於鼎俎者亦其特之所令然也曩昔伊尹勤於鼎俎能令五味和之後事殷湯以能和天下億兆後世謂之和羹手翁他日令國家人民和之豈終身於鼎俎乎且焉翁手盛膳珍肴以供生客々々亦變色

而作矣且稷内法之醇酎一宿之酤酒不解飲者亦莫不既其醉矣去歲以來東關官軍與津陽大坂城不幸而有矛楯之隙是歲夏五初七有倒戈之徒令一炬焚五層崇臺於是金殿玉樓一時焦土矣嗚呼時耶命耶城亦陷矣上自國都下至率土之濱聞者悉嘆惜焉翁語坐客曰我夫妻三族之在津陽者匪啻一人去此津陽三百餘里三族之在大坂城者其存其沒我今未知我夫妻悲傷之餘寢寐若有見之而已坐客聞之無不濕衣襟者予告翁曰夫士之爲道見危授命則致忠於我君若幸而免則致孝於我

親忠孝俱全者士之道也死生有命又何傷乎自古

生與義不可得兼死生常事惟安於義而已令妻亦為士者之子安義於此何傷悲之有於是夫妻攬涕謝曰善哉子之言我夫妻聞子之說義之所在與命之雖遑便止其啼者子之賜也既而夕陽在山坐客俱共歸矣翌早書此一件以寄之且謝優須之厚意者也惶恐再拜　乙卯夏五二十七

答重饒公書

六月一日所賜之書簡即日以拜閲珍藏々々吾子

近頃不幸而有叔母之喪哀痛慘怛之誠不以爲淺其心非有識者豈能如此乎衰麻哭踊之節不以爲懈其志非不厚者豈能如此乎然則吾子之生事死葬之間存其典刑者可謂當矣古人鄰喪里殯絕無相杵與巷歌之聲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亦因此觀之古人之哀人之有喪者如已有之况於父子骨肉之親乎原夫生事葬祭人事之所終始人人可不謹之乎是故祭祀者以存誠爲其要矣齊明盛服出于非常其祭也如神明之在其上在其左右於是不謹何勉謹之乎大凡人之於世有耳目鼻口之欲與

神明之盛德相接者匪邇齊戒沐浴不洗其心何以

與神明相接乎是故古人七日戒三日齊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聖人之爲制以可思慮其先後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蓋取自新而丁寧反覆也是亦我心之自然而覺復有強而假於外者乎其誠之至者何其太甚哉爰有一宗廟兩華表其昭與穆明明焉歷々爲上下人民之所歸仰而致齊於內外者六十日矣人之致謹於此者不言而可知也太祝有一制云一鄕之人有居喪者爲汚神殿使之去甚異鄕而不置之於私第者六十日矣其有喪者之宅深

鎖門戶甚絕人之往還交友之有親者亦不得行而訪之時君之有用者亦不得命而使之有人之偶遇于途者亦反其目而無一揖之禮矣加之或有人一朝之忿忘其身而少傷其身體者令其人多出貨財爲修禊事以如虎之攻其外而無敢當者矣太祝之假其神威者不可勝言也人無誣之者矣公令去私第坐一磯頭者十有餘日蓋隨守廟者之言也嚮之所謂七日戒三日齋者群聖之所制爲時中乎爲不足乎今也以六十日爲制者太祝之事爲時中乎爲有餘乎鄙野之徒何敢辭之想夫期六十日者猶可

見齊衰者雖少必立者哀其有喪也吁太祝亦人之
子也何不哀有喪者而使之出其私第乎吾子之深
懼太祝之言且復以爲不知其制之當理與否者人
以不爲怪矣維時溽暑困人不呈答書者三日寻懶
々之罪伏乞吾子宥之恐皇再拜
乙卯閏六月初四　大龍老夫拜

答白濱覺左公書

今月初九書齎隅一嚮夕落寻之手開緘宛爾如相

對而打閑話於憫無量足下從 主君於東京奉承左右者日久其勞不言而可知也漸而其任已解前月歸家未拜貴面者頗以爲歉矣去歲以還津陽之攻戰日々不已足下遠凌千里視一城之爲空原野衲不移一步知九街之爲丘墟足下之行而視之傷其目與野衲之坐而聞之傷其心有感慨之淺深者爲何如哉想是一將之功成者一已之所以爲樂也萬人之骨枯者四方之所以爲憂也其爲父子親戚者悲哀之情又爲何如哉況復百姓之有兄弟妻子者人々糜爛其身無一不離散者予悲夫被於徭役

尤甚可勝言乎因茲百姓不耕不耘後年豈有穀麥
之豈給者乎嗚呼前朝積年土木之功工匠之力爲
五層之崇臺而爲人觀仰者可憐一時爲灰矣何
哉世之治亂如手之飜覆而國家之士民各不安其
分朝眞暮僞甚至於斯極哉若野衲之輩滄海之一
粟而林間之尺鷃也若非蒙 主君恩意之深者何
至於今日乎是皆足下之所直視而知之也今也首
座碩公將見 老君的便難黙雖賊後之弓強呼禿
筆呈答書首也頓首再拜

乙卯七月十八

寄安養寺殿書　大龍老夫拜

十一月既望昌乘拜白貧賤之士不得近於官府々々亦不容貧賤之士非特今之世爲然自古皆然是故李太白之言曰生不用封萬户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一識之貴於人也如此東漢之末有校尉李膺者擅人群之譽天下翕然宗之士亦榮其接遇也名爲登龍門又有都護李平者鄉黨之人以其難近爲腹中有鱗甲何其振貴勢干聲譽之過其度哉由是觀

又貧賤之士得官府之門而入者或寡矣爰有一士

之称氏一公者本江州官家安養寺嫡也其為人也
高標拔俗志操出群不幸而以事迁居於薩州苟殆
乎五六年矣山僧野老之一窺公門户者其心雖若
登龍門觸鱗甲然而公之心頗有一團之和氣每容
接人而不復顯貴勢終日清談不使人厭之若公之
量人無窺測其涯涘者與夫局量褊淺而擇而容人
擇而執交者相去遠矣今公不仕而遯者非亂大倫
有讒佞者周旋於主君之側弊主君之明而妾妬忠
良之士竟不知禍之及其身也於斯之時若公之忠

良亦不得置身於主君之朝獨絜其身者無足怪矣令也結三間茅舍半升鐺内自烹松風任心去留忘懷得失不知理亂之在其國不干刑賞之由其人具花之苗而秀々而實則知人之有窮達見月之虧而圓々而缺則悟世之有盛衰不以久暫貳其心不以進退異其志雖窮居野處未嘗一日忘吾君也所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者也昔者韓文公之刺史於潮州之日遠地無可與語者召一老僧號大顛者留十數日與之語實能外其形骸不幾而徵起遷拜京兆尹再爲吏部郎中何終身於遠地哉薦玉堂之坐

聞孫室自號東坡居士後除翰林學士豈復終其身
於迁謫哉今公之毀於讒夫者如日月之食焉何損
於明必歸其國復其位者可計日而待也予生於邊
塞之地長於陋巷之裏壯年之時猶不如人我今老
矣無能爲也所謂世之賤人也公之於予幸有恩顧
而蒙嘉招者匪翅一日今年秋冬之交予不幸而就
於病床者一兩月矣公辱訪予之病者不知其幾回
矣頃拜賜湯藥之有却老方者一匙即服之則口吻
已潤宿痾頓痊覺老之漸却而膚之復初加之拜華

蘇州書後賜之玉質而金色者三百顆自剖之則有
香霧之撲口鼻而止我之渴者欣榮々々予雖不能
文辭書公之仕止之在天者以寄呈之所愧者眇小
者之所習安知丈夫之所爲哉昌恐懼再拜
元和初元乙卯十一月　日　大龍老夫書

呈佐鋪王子書

今晨辱賜嘉招於茶室恐幸之甚山何敢高恩意之
深海猶爲淺加焉親扛茶鼎炉中挾獸炭使吾朧塵
汚梲裡點龍團令人破孤悶何幸加之也後企跬步

於虚門之下擬謝詩於候人之前者必矣不宜乎弗

寘則十有二　　玄昌在判

佐鋪王子　閣下

南浦文集巻之中終

南浦文集目録

巻之下

與蔡畏闇梨書　從愚論

和友賢老詩序

孟軻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誠哉斯言也瓔溪老先生生於中華文物之國遊於東魯德義之門滌目於五經六籍濡耳於諸史百家惜乎功成而名未遂之時不幸爲賊徒所劫奪遠來于日域之邊地流落民閒者有年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吾府君義弘公擢先生於民閒置諸左右講武之暇使先生講道義是知惟天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

欲使斯道播於異域乎公暇之日先生留心於著述觸事興懷言詩爲文者無一句一語不驚人者皆出於自然者也非世之學詩文者飄掠潛竊爲工者之比也近来入洛居止者三年于此矣公卿大夫之學易學詩者從先生師焉是故洛之以文藝鳴世者無一人當其鋒首於是聲價豈止十倍哉所謂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其斯之謂乎昔日先生與予老師一翁講支許之交者年久矣於是時也予侍老師之巾瓶得一識於先生者非一日之雅矣嗚呼老師今也則亡雖然以父之執忘夏玉之詭締金蘭之契

都[illegible]先生不以予之不敏欲[illegible]而俾[illegible]
之域濂洛之流何其誘我之過其度哉予素雖有志
於斯道未曾窺其門況堂奧乎愧赧愧赧一日賦五
言律一章且為之序以慧予々自得斯詩手之無措
口之不輟舒而又卷々而又舒非啻三復之何賜加
之哉予雖不知所以裁之豈敢可默仍攀高韻以求
是正之鑿云
采納惟幸
駑駘懶性鈍無日出權奇我久廢詩學公今有羽儀
經書猶滿腹德義每觀頤漸覺老將至逢人嘆暮遅

末齋小比丘玄昌頓顙

呈雲叔禪師詩并序

夫大般若波羅蜜經者大乘之正教而融通淘汰之所説也李唐之盛有法師玄奘者幼懷貞敏立志英簡憂中華之遍不行佛教欲尋印度之眞文是故遠上崑山遠涉恒河十有七年之間經多少之難而得半滿之教者凡六百五十七部備通釋典以利物爲心矣貞觀十九年奉太宗文皇帝勅於弘福寺翻梵語爲唐言所謂如翻錦繡背面倶華者乎呼玄奘何人哉超六塵之境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使世之

如聾如啞者化之各得其所者皆法師之力也況後

以時配般若則日照平地人無不被其光者般若之放光與法師之利物其揆一也豈有二致乎太宗曰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斯言以盡矣我日本神州而崇佛教者不減中華以故雖諸州之褊地以不被般若之光而為陋矣隅州有寺名正興其位屬輦下之列刹山名靈鷲者以似印度之鷲峰也星河一天易地皆然者乎先是不幸而罹火災般若亦灰燼矣是可忍也是歳慶長巳亥之秋九月住山雲叔禪師喜捨資財以求六百卷之聖教寄附于靈山自

今以往晨鐘夕梵勤而不已復宗猷之舊修藝社之規者誰可不謂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乎哉然則人皆指禪師而議之曰亦有玄奘利物之志者也祝々予幸陪此法席歆羨有餘賦野偈一章以奉致其賀云

釋典金文世不常見多字古幾千霜特哉天亦呈嘉瑞雨現曇華般若黄

贈小野某氏詩并序

孔夫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晦翁觧之曰學者求其在我者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是聖賢之

所以論君子而中行之士亦多有不及之者況於予乎予之爲性不敏而無一藝之取其名無一才之養其生是故雖抑冨兒之門隨肥馬之塵無一人而知名者吁四十而無聞林慚澗愧豈可遯乎雖然狥名徼利者我不爲之焉予熟視世人得一官誇利名者得其主恩則乘肥馬衣輕裘悴々之色溢于面矣一旦失主恩則衣敝緼袍無一蹇驢代步趨之難何其榮衰之早哉吾非惡利名避其榮愛其衰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不知與不遇亦在天豈可得而遯乎

若夫富貴福澤人之所好也貧賤患難人之所惡也所惡非可去所好非可處是亦在天者乎予僑居于斯鄉者三四月無一識之顧盼予者一衣一鉢到處任天然耳獨有小野某氏待予者太厚矣是憐予生涯之破也只恨無卑猥之報厚恩可柰之何哉於是竊借夫子不知不慍之一語賦小詩以呈小野氏閣下非曰能之供一莞云

坐窺今古誦陳編富貴如雲日幾遷人不知吾何慍有一衣一鉢任天然

送雲叔禪師之内浦詩序

周易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伊川先生觧其義云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盖取互有滋益之象夫朋友也者講習以道益明故止事物之當然討論以德日進故至義理之精微若非朋友何以能之乎以此觀之則不可一日無朋友矣夫子亦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豈不以朋友講習爲緊要乎予之於　雲叔翁齡後者一十年若直称朋友恐有躐等之名矣熟按趙宋之時有称耆英會耆諸老壽齡或八十或九十獨有涑水先生年六十

餘其締交者不以年之先後避焉然則予與翁取朋友之交義亦有何妨乎況復素爲法門之昆弟而二十年之交義親於骨肉之親中誠所同物不得而間之其堅雖曰通金石冒水火無所不能入豈止膠漆之堅耳且又視世之軀比之情有以私意苟合一旦悠悠忽起因之有間隙者予之與翁所不取也只恨年逢難期而東漂西泊同席者稍少是僉世事之所爲也豈復邀之乎予頃以事寓此地翁亦住此山隣予之無技可依翁分半間使予居之寮兩之窓新月之扉須臾之間十往來講習討論不爲少矣不亦説

日所憾者不同席而共賞佳月矣感懐不已賦拙詩
一章代折柳之曲云
世上年雖少合歡無人不道會盟難來宵縱有十分
月君去窓中唯獨看
悼熊岳茂公禅定門詩并序
熊岳茂公者本國和州人也以勇名聞於諸侯
大相國征伐朝鮮以來仕我　嶋津氏者年尚矣
嶋津氏素以好武勇公之勇名赫々然也人偃其威
風望其餘光者不可勝數矣我聞勇有二也所謂就

死也敢爲也怯懦心後銳心卒然而臨三軍不驚勇往直前無少畏縮者所謂敢爲也患難變故之際理不當生則無苟求生理當死則慷慨以赴之有殺身以安吾心者所謂就死也二者人所不能而公所獨能也孔夫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孟夫子亦曰生與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已亥初夏以來我　嶋津氏有事于國之莊内莊内不降至臘之初八莊内使伏兵與吾軍挑戰公見吾軍將有敗績武勇有餘兵與坐而見敗績不若入伏兵之中一揮以全吾軍馳馬與伏兵戰者數刻吁

勇力也於是公之有敢爲就死之勇者人益信之欽
服以嘆傷焉公平素與小野某氏爲知己予亦識公
者非一日一日小野氏扣予之茅齋語公之勇氣未
敢不流涕予不覺濕袈裟矣因賦小詩一章以代挽
詞云

塞垣草木武威加豈計今令蜀婦髽身後功名何所
似寒梅吐玉點無瑕

和人山老禪詩序 詩見別集

夫人之生斯世也得性於天々豈可欺乎不可一日
而不保性性者何哉仁義禮知信之五也得情於性
性豈有偏乎不可一日而不正情情者何哉喜怒哀
樂愛惡欲之七也人誰無性與情乎是故情動于中
言彰于外矣不唯人有之鳥虫亦不能無之鳥之鳴
春者鳥之情也虫之鳴秋者虫之情也不唯鳥虫有
之草木之無情風撓之鳴者亦情也不唯草木有之
天地亦然以雷鳴夏以風鳴冬者天地之情也觀夫
漁樵之事業有一曲之歎乃者漁者之情也有伐木
丁々之聲者樵者之事而詩人聞之沉吟以爲山更

幽者深情而何所謂情有二有心之情無心之情也

無心於情則感人者雖難入而易通〻則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可以通金石可以冐水火無所不能通天
下誰敢閒之乎若有心於情則婦姑勃磎一情之中
私欲起伏怒而鬩之競而爭之聖人憂之後生戒之
故設爲學校以教子弟者修至公大同之德以除私
昵之偏情矣若欲知情之正與偏者宜無若詩〻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所謂不可須臾離
者也可離非詩也人山禪老結隱於村庵造次於詩
顚沛於詩今茲慶長甲辰春初以來賦者若干篇皆

是世該之語而不拘風之雅皆出于無心之情者也近頃詠四序之風景賦十三篇著取義於閏餘十三紅也吟玩之餘予亦効顰云

悼廣濟斷際禪師詩

泰山斷際禪師以詩鳴于時者尚矣大凡風花雪月之有雅興也水竹雲山之有佳趣也併以置之吟玩之中是故起居賦詩談笑賦詩未嘗造顛不必於詩也常有片言半語則人皆爭而誦之其得譽於當世者可勝言哉予素雖不觧詩禪師之熟於詩者識能

章瑞世之志也漸當秋之將晩功成名遂而將晒晝遊之錦艤舟於津陽得半帆之淸風者三日於播州一浦忽爾作李太白汗漫之遊嗚呼今年歳在辰哲人云萎所謂泰山亦頽者乎於是識與不識無不掩泣就中泣下最多者伊勢氏貞昌公也公平素與禪師講交者猶如退之之於文暢樂天之於如滿其泣之最多者不亦宜乎今也禪師之短命不特宗門之不幸又國家之不幸也予亦同系之徒豈無淚乎因裁小詩一章以呈貞昌公謹致追悼之義云

歲在龍蛇失此賢豈圖淚雨灑燈前幾回嘆惜屈其
指四十過來纔二年

和人山老禪詩 詩見別集

予五六歲之時老父使予投一庵主之室捨而歸于
畿內河州故里既去而不復顧除庵主之外無一村
之可依也竟爲僧苗俯來朝學金剛法華之妙經慕
持消災大悲之神咒然而根之未深蔕之未固者非
不愛庵主之恩露爲老父之不耘苗也老父雖非以
爲無益而舍之者只以見公程不見私愛也是故予

歳十有三侍　前建仁一翁老師之巾拂行有餘
力則誦三體之詩學四書之義々雖逬耳不觧其理
況於其詩之與義乎維時求禄丁卯老師赴日州
安國住持之任退居龍源小室漸而弖歳迨而立
老師歳將八十辛巳二月有命弖代　老師看龍源
者殆乎十年不幸而罹日州之變屑曰師曰弟子者
亦離群索居十有九年于今矣厥以
英檀義久公之尊命住隅之正興與安國之兩古刹
於斯之時叢林凋零野草姓劉之節僅有一二殘僧

不改節義殆似淵明在宋之時也我　先師所自出之處路隔數百里慧日之光煇不及其遠我誰適從於戲　老師今也則亡有人說道則吝之以稻說禪則吝之以錢雖積五千卷之藏書未嘗學一字雖住二三所之名藍不得董衆徒予今歲踰知命眶翅耗於文書老眼亦翳而不分黍與奉不辯焉與烏營菟裘賦歸去之外無他工夫甚矣吾衰也不復夢見風雅矣一日門有剝啄出而訝不則　人山老禪之詩信也開緘閲之有廿八顆之明珠珎藏之餘欲報之以木瓜而不果之老禪重用前韻者五篇篇々以

樞機也豈可輕發哉竊聞孔夫子慮後人之於言易失深以戒之其之言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皆以其言之過與不及也謂之躁者不能待時者也謂之瞽者不能相時者也謂之隱者藏匿而不發者也皆非中也若然則雖言及之隨過與不及之罪則不能無三者之愆但其不後時而當其可則親炙於夫子之門者亦不能之若能之何敢有夫子之戒乎況我生於東夷之極地長於蓬莢之下地之

相去也數千萬里世之相後也數千百歲固陋而寡聞使予言詩何敢當其可哉再三辭之老禪責之以予之怠慢不得已而言之者十篇書以呈之恐不免傍人之嘲一覽之後見掩甕甕惟幸

謝人慧木山菖蒲詩并序

菖蒲之爲靈昭々也見於本草詠於周詩雜出於諸子百家之書一名昌歜又名昌陽相傳一寸而九節者最靈服之使人長生安期生登仙之後空留兩舄而謾誑秦皇者是也漢武登嵩岳遇一仙人曰吾聞

臣曰彼必岳神耳時有王真者聞之採服不息遂得長生豈非菖蒲之有靈乎厥後梁太祖后張氏嘗於室內獨見菖蒲有花侍者不見之后曰吾聞見者當富貴因取而吞之是月產梁武帝武帝雖非克終之主天監之世時和年豐四境無事是亦此本之靈者乎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作離騷經以衆草比讒人獨不言菖蒲者以有君子之德也非實遺之尊人不諱之義也有宋之時疊山謝氏作歌託物引喻者不一其瘦者比台嶠五百之羅漢休粮絕粒其

清者比孔門三千之弟子學禮講詩其勤者如羲士之磨青冥其撤者如童女之携玉杖其愛重者如此況復合千花萬草爲一何敢與此本爭高名乎熟讀疊山之歌見古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矣

隅州擁護八幡正宮之境內有守廟者數十人其中有綾氏助秀者世守原口爲時宿老宿老於少之時有游觀廣覧之志袜其鞋兒携其杖子者有年矣我日本五畿七道名山佳境無処而不印足跡矣是故有拔俗之標出塵之想弗世之張三李四之徒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之比也素爲愛山水取千年古木

葉青々無冬夏之變於是古木回巖其勢似變蓬瀛
觀者無不蟬蛻於濁穢之中老坡所藏之仇池石乎
李正臣所蓄之壺中九華乎豈可以優劣而論之哉
比來使一价慧此木山於予々自得之喜而不寐且
視而審撫巳去而復顧夜則移於涓々澗水之下晝
則置於明々几案之間趙璧未以爲重隋珠未以爲
貴何賜如之因記所聞之一二事實且復副以村吟
一章聊謝厚意云
勁如義士嫩如妍九節盤根年幾千此木更無塵俗

氣蓬萊山上遇群仙

送達公禪師歸熊嶽舊梓詩并序

山之鳴於薩陽者其名曰熊嶽　宇堂和尚草創一宇精廬以來的々相承而晨鐘暮鼓晝誦夜禪勤而不怠可謂塵外佳境矣我雖未印足跡殆知其山之爲靈也曩昔　西天圓覺大師觀東土有大乘根器不遠千里而來草創少林之寺於熊峯九年面壁是亦非符二株嫩桂久昌々之讖者乎自是以還或称五家或称七宗王宮國都以及閭巷無不有其道矣我日本亦然千光祖師立濟宗於東京道元禪師起

洞宗於北越然後闢之東西千派萬流々而不止想
夫震旦之熊峯蘆陽之熊嶽易地皆然其名之同者
誠自然之理也我聞　宇堂和尚北越五泓之一而
太源禪師之的々也今續其燈者　達公禪師其人
也禪師之為人也質直好學恬澹寡言熊嶽門下称
之曰棟梁材觀其志而其行可知也是歳丁未之夏
予為二三童蒙就于時習之齋漫講論語於是禪師
敲予之室求陪其席予即開户迎接夏秋之交留滯
者殆百餘日嘗油繼晷孳々勤矣顧予螢歳從師學
道未至夫可中道而廢不得升堂况其室乎中年以

降曲肱於陋巷寄跡於蓬莢擇不處仁久疏顯涿老
匪翅若炭氷之不同其處矣今也歳踰知命皓首秃
髯老眼亦不明其所説者章句訓詁之末耳豈復恢
禪師之素懐乎哉然而感其志之不淺也不得杜口
胡説亂道徒喧人耳而已今也功成將旋熊嶽因賦
野詩奉餞其行云

山寺元無塵世勞始知物外有英豪若令學者仰公
德泰嶽却低熊嶽高

呈日秀上人三十三回忌法筵詩

慕榮利自少有游觀廣覧之如至老無因仍苟且之急是故扶桑六十餘州古佛之巍々者靈神之昭々者或山之佳也或境之勝也蓋莫不行而觀焉天下佳勝悉在上人杖履之中矣加焉遠至中山之國新創淨刹偶入一乘之院嚴建佛塔且後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能彫刻諸天諸佛之尊容々顔甚奇妙也其衆色交映莊嚴光飾者不知其幾多矣漸迨耆年在　隅州八幡正宮傍搆一二之梵廬於是乎常予彌衆矣先是天正乙亥佛成道之日世縁未盡深

入禪定其意在戒世人之欲其生而不辭其處背而
巳其苟難之行非人之所得而可跂及者也是歲丁
未九月初八正護寺等頼喜法印預修善根大設
齋會予亦蒙嘉招陪其法筵因賦一詩呈法印座下
云
東西到處創名藍多少昏迷要指南自出九塵入禪
定年光三十又加三

漫與二首序 詩見別集

李氏光春朝鮮人也旣放餙於日域行吟我薩隅二

州之地者十餘年於玆矣不構半間之茅舍不蓄一

人之窭奴行無招之者去無扼之者衣破履穿頭髮
蓬亂其貧窶之甚者可勝言哉平氏中俟下大隅之
一士也釋氏吉祥本邦勢州人而天台之徒也此二
老行履殆與光春相似我聞人之説吉祥曰吉祥於
少之時悟入天台之旨旁傳藏通別圓之教及其壯
也竊見伏羲之心頗解吉凶消長之理近年寄跡於
關之西東一錫飄然者凡幾多年矣是故其言之富
旁若無人然而其席不煖其突不黔瞻之在此忽焉
在彼其行履之輕者如萍梗之浮水似柳絮之隨風

人以爲可惜矣予聞其語一則以敬一則以嘆已而
語其人曰夫出家爲道不住城邑聚落以爲本色是
故有桑下三宿之戒者亦有以耳矣雖然我有一語
我其語子曩昔竺土大仙爲太子時十九而出家即
隨阿私仙人汲水拾薪難行六年苦行六年漸而積
功累德夙夜不懈三十而在正覺山覩明星而悟道
出山之後着遮那珍御服最初三七日說華嚴微妙
最第一之教百萬衆生鈍根小智而如聾如啞無一
解之者於是著丈六弊垢衣應衆生機說小乘阿含
阿含即若今之因緣說經是也自是以來或住舍衛

國祇樹給孤園中或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說法者

[illegible]
四十九年就中談般若者二十二年謂之融通淘汰
然後説法華醍醐味之敎開權顯實以濟度百萬人
天大九至今三千歲矣然則始雖出家終住處々名
刹者世尊之極功也今當澆季也雖不解佛道之萬
一或称佛宇有修香火者或名精廬有講經論者千
泒萬流汜濫於天下子葉孫枝蕃衍於海内王宮國
都閭里街巷莫不有矣今也吉祥歳四十餘而不住
一草庵不化一蒭芻者獨何哉中倹亦居於人倫而
不事一主者無君也士之處此邦也生於其三三故

者何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今也中侯不事一君故其祿不及其祿不及則何以盡生事喪祭之禮哉若然則學士之道雖多亦奚以為嚐夕之夜有一客訪予者謂予曰子不聞閭里幼童之言乎幼童相聚而合三人為一人而一口相唱謂曰誰歟生涯破者吉祥光春中侯識與不識莫不擊其節矣予聞之拍掌而笑因命管城子書二首漫興三子若傳而見之勿罪於予一人今此漫興非一人之私言為閭里之公論矣呵々

是歳四月之望正當覺皇結制之辰雖澆季殘僧然
隨其例自懸其禁網其尅期者九十日矣朝際楞嚴
勝會午陪法華經筵其僧苗之似稗者有少怠則戒
之有少睡則攪之不恕已之懈乎業而責人者太嚴
不亦誤乎於是結制前後十餘日雷雨轟地潢潦滔
天雖咫尺鄰舍如隔千里我半間茅屋半間共漏無
處移一蒲團徒誦老坡破屋常持傘之句耳於斯時
也無人之與一椀茶者無樵之擔一束薪者茶竈之
中其生者蛙與蝦也是故炊爨者亦不舉之寂寥之

餘焚香默坐即有戲言之出於思者五篇立成雖然
卷而懷之畏人之知之傍有毛顈子掉其長舌而使
其戲言發之於外矣想夫有知我者聞之以爲其理
固當若不知我者以爲我有貪心貪心亦世人之所
不能無也欲寡貪心而未能者野僧之鄙心也愧赧
愧赧特我門下有名參者當首座之任有名津者司
典藏之職彼二子者聞予戲言口之不絶予即告二
子曰聞諸先哲曰曩者蒭蕘雖免者之言有當於理
者特君亦所得而取之也其不當者雖居位者之言
何敢取之況予無似之一老漢而世之賸人也其學

不勤其所不修言雖多而伯勞之饒舌鸚鵡之能言

也何足為世之用乎二子其思之勿使我家醜洩之於外者幸也

贈樂師道味詩序 詩見別集

大凡人不能無其志志之形於言是謂之詩騷雅文辭亦皆無不由焉若有其辭則咏歌之咏歌之不足則手舞之足蹈之而動其容矣蓋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固其肌膚也非特舞蹈者為然視之者以養其目聽之者以養其耳然則舞樂之為藝不可斯須去

身者也我日本亦雖非詩騷之辭但以假名字詳記古今興廢之事被之舞樂以養人之耳目亦中華咏歌詩騷之比也樂師道味者洛陽人也素妙於舞蹈而其聲容之感人者多至於忘食忘憂矣是故關之東西無不知其名者矣比來蒙我 龍伯翁之嘉招留滯於是邦者三五年矣是歲夏四月 翁命有司新營舞殿使人々視聽焉所謂與衆樂樂者乎於是大夫諸士群聚而視之聯之商賈農夫芻蕘雉兔者亦衆有喜色而相告曰吾君庶幾無疾病而其壽能保九千餘歲矣嗚呼 翁之仁心至大至公而同人

因用舞樂故事而綴俚語五首以寄樂師道味云

勉學詩

孔夫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至哉言也盖學之爲術温故知新則所學者在我於爲人師乎何有師也者所以觧其疑辯其惑者也若夫不温故知新則何敢當其名乎爰有姓中江而以鶴爲名以松爲字者歲垂志學其爲人也性閑而寡言才㕘而来學是故老親某公使之子投予之小室學小學之書予

即許諾爾來使之坐於几案之下而誨之曰夫學以
詩習而熟業以日遠而荒想夫十室之邑才之美者
不爲寡矣勤而成其才者或寡矣不患其無早得唯
患勤之不至矣之子聞之外雖似勤之内有未至者
雖讀數卷書未至南容之三復雖揮一禿筆何窺右
軍之十襲其懶惰之無匹者可勝言哉然則老親之
使之子投予之室與予之許諾於老親者俱化烏有
去而子之才不成者其罪爲在予乎爲在老親乎且
復時々見白雲孤飛起歸歟之嘆若是憶仁傑之孝
養則猶可也少爲内荒外荒則不可也有其歸歟之

觀也已今之子雖在予之小室而心在我之故里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予唐韓吏部戒其子以學與不學者之一爲公一爲卒之事予其勉之勿半塗而止勿中道而廢罔之所謂可以爲師者今非謂之子之子才異日若成之則必可以爲人師予之所期所祝在茲而已野詩以攄情素云

勤則知新怠則迷爲公爲卒隔齊泥寸陰尺璧莫輕擲須學南容復白圭

討琉球詩序

詩見別集

薩隅之南二百餘里有一嶋名曰琉球使小嶋之在四方者并呑爲一而爲之會長矣予聞之黄耇曰昔者日本人王五十六代淸和天王之孫其名曰六孫王本朝源家之鼻祖也八世孫義朝公令弟爲朝公爲鎭西將軍之日掛千鈞強弩於扶桑而其威武偃塞垣草木是故遠航於海征伐嶋峙於斯時也舟隨潮流求一嶋於海中以故始名流求矣爲朝見巢居穴處於嶋上者頗雖似人之形而戴一角於右鬢上所謂鬼怪者乎爲朝征伐之後有其孫子世爲嶋之

右髮上至今風俗不異中改流求二字々從玉而爲
琉球矣黄耇之言未知是否酋長之祖不知阿誰昔
朝於　大明皇帝々賜之衣冠且錫爵位爾來世
孫中山王々孫亦至今不絶矣數十世之先爲我
薩隅日三州大守嶋津氏附庸之國歳輸貢獻於我
州比來不隨我號令者有年於玆矣是歳戊申有
大守家久公之命遣二使於彼國々素有三司官國
之公卿世守其職特有一聚斂臣名邪那者補一官
闕以汚公卿之衣冠邪那見我二使之來也必色可

否以頤指揮二使亦不知所云空手而歸矣於是不
得已而使數千兵行以討之嗚呼琉球曰薄西山運
其極矣何其不念苞桑之戒乎哉予桑門之徒也雖
不與國家存亡之事見此兵戈之將出而恐彼敗禍
之在社席之間也不顧才之拙與語之俚漫賦俳諧
體十章首章先述天與人歸之義兼祝大洋波平而
兵船之安如泰山之安矣次章仰諸將威武動搖乾
坤其次三章述欲富我國擧一邪那好行小惠陷我
義兵之不早也且欲我諸將亦整其部伍有其戒心
也其次二章訪知已之在彼國者且復我宿師之徒

而不復夢見絺綌之涼及其壯也不知慮事有豫之義故著暑衣於隆冬衣寒衣於盛夏加焉不脆細軟之服漫入塵市更著垢膩之衣總上佛殿且復東西馳走跉竮辛苦動卒其歲矣昔者周公賦七月之詩預備于田桒之事矣愚竊雖聞此義其下愚之不移者豈復爲何如哉今也愚年過半百者僅四五癈學倦文逸居終日未甞一修其家業况於其學爲人之道乎哉懶眠高卧之外喫二時粥飯而已默顧愚之生涯雖非邊鄙五經之笥日鼓便々之腹每移李程八甎之晷時添懶々之眠愚不能思此不泚其顙矣

嗚呼後學之輩使若愚懶涯者可如惡惡臭必遠之不爾則從其惡者如下懶舟然勿懈于心可也十二時中夢覺稀學之不講事皆非可憐吾輩異其曲夏著寒衣冬著暑衣

和天叟禪翁詩

是歲壬子七月既望偶觧后於天叟和尚於麑府閑昔和尚視篆於球陽大僧録司圓覺精廬者十餘年矣己酉之春球陽有騷屑之事國王亦有出亡之憂於是公卿士庶亦無一而不失其所矣庚戌之夏

和尚亦遠航於日域在攝州大坂城城主
秀頼尊君聞和尚之爲人而有接遇之禮者甚翅一
日當其告歸也尊君餽之兼金餽之新衣蓋行者必
以贐之義也和尚何爲不受乎其交也以道其餽也
以道晝錦之榮何以加焉今也和尚在薩州鹿府待
一帆之風者一兩月矣維時三秋々風自西風之自
北者在三冬之時想是和尚之錫旋在十月霜葉之
時乎一日少年之奏樂者賦二篇詩以贈焉且復自
寫此詩以示予其意在督拙和予素不學詩雖然於
少之時也與衆人唱和者有矣今也老懶衰惰殆氷

於風雅者千知幾多歳矣和尚之命豈可違乎因抒
枯腸借其芳韻以預奉賀錦旋之榮云
故國無心赴海涯海涯千里自閑邪爲翁須襲晝遊
錦十月霜楓二月花

乙卯五月霖雨之中在正興枌寺賦詩并序
予本日州合淝南陽人也幼而入於州之安國一翁
老師之室隨侍巾瓶者年尚矣老師之導二三子者
靡一而不隨其材器者或有導之誦經者或有導之
學書者或導之假字之字以其理之易通其事之易

達也其教人者猶孔夫子之於諸弟子也各隨其材之高下成就後學以欲爲世之用者也老師之道予者以記誦訓詁之學予受其命朝學大學論語之文暮撿廣韻玉篇之字是故頗知一大之爲天土也之爲地所謂記誦訓詁之學也斯學也所知有限有得於此而不得於彼徒費記誦之力未能辨其義理屢勸訓詁之學未能勘其舛差譬如精衛之聚木石而欲塡海布穀之勤種播而頻呼雨何哉其愚之太甚而其實之未至也若夫鳴於詞章之徒諳風花雪月於吟裏容山川草木於胸中加之硯滙大海筆劍三

江造次顛沛於詞章嬉笑怒罵於詞章者東西諸州肥馬輕裘安坐而食令人瞻望咨嗟者九幾多人乎予今行年六十未知一非欲學夫詞章則耳巳聾目巳眊徒嘆其遲暮而巳是歳慶長乙卯夏五以事倏於　惟新尊君霖雨連日雲霧推而不去偶來正興枌寺與一二残僧話旧者三五日矣推扰軒裡聽雨賦三首漫興以述志之所之云

郷関千里喜生還至老蔵吾剃髪斑富貴薫天皆外事獨繙黄巻對青山

五月風凉氣似秋遶檐點滴暗生愁一叔年老一叔

幼欲出肩輿不自由

少小遊無如境佳遙思往々秣芒鞋近來漸覺吾衰甚到處逢人說老涯

寄樂師憣公詩并序

虎溪有一士其名曰憣京城樂官也其爲人也技藝鳴時高標出俗聲容之盡美蹈舞之中節雖累百樂師而無能及此一士者其徒十餘人或奏之鼓或吹之笛或有疋其衣冠者或有攀其簾幕者加之狂言綺語之徒綫歌慢舞之輩其藝不一皆隨憣公之指

麾者也斯人之為樂也雖曰京城繁華之地而人々
爭先而覩之况於東西之邊地乎是歲慶長乙卯秋
七月奏雅樂於玉龍山下公卿大夫衆士庶民之群
聚者不知幾千人矣予亦欲行而觀之命其杖子秣
其鞋見臨其將發也或告予曰今日之盛筵無緇無
素皆當時執權之人也是故武夫夾道從者塞塗人
皆畏威而趦趄附勢而僥倖得其門者或寡矣今從
翁者僅一僧一僕必為小吏罵若是不可乎予聞其
言而是之曰寺本山林之士不能廁肩於執權之人
與其行而悦於目孰與止而無憂於心即留其行矣

嗚呼不行而覩斯盛事者予之不幸也因賦野詩以述老懷云

老來已覺去歡悰風月雖佳情更慵會得舞衫歌扇態我今閉户識聲容

齒痛詩并序

古之能記歳時者之言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予今學其語曰一齒落而身體知衰豈非天運自然之理乎大凡人之有老幼猶物之有榮枯豊草之緑縟者其色已變佳木之葱蘢者其葉已戰然後山川黃落

異乎春夏之時矣其於人也亦然紅顔之爲蒼顔黒髮之爲白髮貴人不曾饒賤士不曾觧然後鶴髮鮐背又異乎總角垂髫之時矣予也行年六十老色之日上乎面懶惰之日如乎身且復牙齒之動揺者匪翅一二是歳秋之仲一牙將落一齒太痛及其痛時也湯藥不得飲之况於咬菜根乎所謂頤中之物噬之不嗑者乎予之所愧者塵勞未消諸妄未息毎攤古書欲解其理常居陋巷欲送其窮何其謬哉維時積雨吹晴天朗氣清耿々不寐因賦挽上吟一章以述老懐云

牙齒今年漸欲斷動揺妨食痛難治終宵不睡聽更點二十五聲無一遺

和榮信二翁詩之序

榮信二翁者本関西人而江湖之一耆納也丙辰二月不遠千里始一歩於東関之地梯山航海遥來於西塞之極地其志大哉於是欲掛一錫而無一枝之可依欲學一經而無一師之可隨仰包笠於予弊廬者一兩月矣二翁各賦一詩述逆旅之懐且問予寫學之一端予雖不當學者之名以其年之生於二翁

之前以昔日所聞於老師者告之其之言曰有宋之時晦菴先生有謂云讀書之法有常而不懈心靜理明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格哉言也予說之曰讀書之要貫穿經傳馳驅古今或有下帷而講習者或有不窺園而精力不倦者其業之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焚膏油以繼晷者所謂有常而不懈者也焚香默坐而手把經卷者所謂心靜理明者也雖讀聖賢之書往々從俗浮沉徇情縱欲不能自振者所謂徒誦五車者也晦菴讀書之法豈爲無益乎大凡天下事理是與非而已不能分辯之則

人各隨於一偏矣是亦非無常而惰者乎嗚呼書生而家積牙籤之三萬軸雖一々觸手以撿之不能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徒玩物喪志者也於學有何益乎大抵人之以學鳴世者以馳乎書林翔乎藝苑而爲至矣是故筆誇瘦肥詞巧雕繪往々爲人推重人孰慫此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何敢徇之於外乎哉魯仲連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是世之貴道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之所爲也古今之事布在方策從與不從在其人而已今也二翁欲知濂洛關閩之學温其所已聞見之故知其

所未聞見之新々之理寓乎故之中者也然而貧縁
故習則不可也貧縁則事不莶決而瀆者再三終不
知其適從矣関中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旧見以
求新意可也自今以往手把一巻有常而不懈時々
剰讀着之不覺有新得而意自足何爲貪多乎且復
人之能爲人者上戴天下履地中亟心不欺之爲用
不欺之爲用則非惟事於内外神而事我必神者豈
復有二致乎況於事人乎不欺之用豈翅小補乎哉
予觀夫二翁之爲人頴悟神速而堅利之器也雖遇
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必能治之不必半塗而廢

矣若然則雖日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豈可不治之乎吾聞之書生之業專於考索者多傷於煩而失之不及騖於虛遠者頗居於簡而失之太過是皆不能無其弊者也學要其中若其可取雖庸人孺子之言有所不廢若其不可取雖公卿大夫之言亦奚以爲況俗儒記誦詞章之習乎二翁修德講學夙夜不怠不待我言能察此理矣若夫予之贅言無益於二翁二翁棄而如土者幸也曩昔東坡與潁濱在懷遠之驛對床誦韋蘇州之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之詩兄弟相約早退今也二翁之對床者即二蘇之連璧也

番用前詩之韻書以供一笑云

吾伊聲靜户深關客舎十年氷蘗艱燈火對床何所似二蘇連壁出九閒

元和丙辰四月廿九　大龍老夫玄昌書

傀儡子之詩序

夫木偶人之發機能踊躍者所由來者漸矣曩昔漢高帝爲制服匈奴耀其軍容自恃兵強單馬而進其志欲必呑匈奴先發兵於鴈門平城兵未盡到匈奴使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之山者殆乎七日

高帝欲出無門使陳平爲奇計陳平亦知帝之窮兵黷武而危其社稷也使畫工圖美女間道遣人遺匈奴妻閼氏々々素有妬忌之情因茲深疑單于之貳於我矣且復陳平造木偶人自運機関者使之舞於埤間於是閼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不得有之丁此之時單于開其一角高帝幸得生還然則木偶人之戯非無其計向若無此戯高帝作匈奴一抔之土何開四百年之天下乎一偶人之有其功者歷犹猻之百萬者不亦大乎顔氏家訓亦有謂云古有郭氏之業滑稽而戯人視聽

者其頭病禿矣後人造木偶之頭禿者呼爲郭禿是
亦古今之笑談也是歳元和丙辰之夏有傀儡子之
作戲言戲動者乗馬從徒來而徘徊於我薩州矣匪
啻有木偶之面目機發而太似人而已主客相搏兵
刃伏尸流血漂鹵立有興發而使人嗟傷者不可勝
言加之有一老婆之彰我君之隱者有一幼女之救
我主之命者何哉老婆幼女之氷炭其心者若是其
太甚乎是亦命之所致也一傀儡之藝誰敢称述之
乎觀者駢肩累跡無不熒惑之聳動之矣予也老懶
衰惰脚疲而不得到於戲舞之場因賦野詩三章以

寄欲往觀者之如予之跛脚而不得往者供一莞云

託名傀儡有諸郎弄假弄真成幾行空作昂藏無別
事兵家勝敗使人傷

刻木牽絲西復東運籌帷幄策何功悲歡惟在刹那
裏戲舞瞞人郭禿翁

興亡細說淚潸々白髮紅顏舞袖斑老去深崖一無
藝全輸木偶運機關

元和丙辰五月　日　雲興散人書於魔嶋々陰

感懷二首并序

大凡人生於天地之間者不能無其業人々勤其業而正之有道者是謂之學農學爲圃商學殖貨皆不能無其學爲士者之學各學其道道也者男女上下各異其道所謂人倫日用之所爲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是故爲臣知其事君爲子知其事親弟子而知其順師友兄弟而知其分先後皆莫不勤其事業矣斯學也不求聞達聞達自至孔夫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然而祿之及之與不及者天也豈可如之何哉學之以俟其時時若不至君子不憂之是故生則以

順事人而行其所無事死則遺俗流風猶在存者十目不能視而誹之十手不能指而議之其所遺於世者見思於人而已是之謂爲己之學斯學也不求於外而其聲名及於遠者大者者也所謂爲人之學々業太狹而以見知於人爲事矣常徇利名每誇富貴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其行或過高而少誠實或汚下而多卑陋欲求聲譽々聲却少醜聲益多其所遺於世者見惡於人而已斯學也求名於外而其醜聲獨露於近者小者者也豈復有流芳於永年乎哉前廣濟雪岑和尚生於府君親族之家講學於相國仁如

之會裡嬉笑聯句怒罵聯句誦經於是説禪於是八十餘年口不絶吟手無廢卷定山綢廣之中在四十餘貟之僧徒鳴其文學者二十餘貟人々懷集句之略韻抄古來聯句剽掠僣竊爲工誇人不知我之所以自裁之是故不誦三體之詩不學四書之義況復四庫之典籍乎偶題一句則不本於唐宋諸賢之詩偏本於我雪岑師翁之語以之誇一時榮一鄉有使此浮名及之遠乎今聞其僧輩之行李則有續他泒脉鳴於一時而今復化烏有去者又有以膚醫之術惑世誣民鋪口四方者或有離群而還俗者或有辞

丗而爲鬼者今住人間者残僧僅一二人而已雪岑和尚之遺風殆乎泯盡矣嗚呼特乎命乎此地之發祉逐日凋零可如之何哉是歳元和丁巳暮春予偶隨 大守家久尊君之太旆路過伊川見定山之不如古昔也賦鄙吟二章聊述旅困之老懷云

昔時廣濟雪岑徒飾外盧中年已徂三十餘僧懷略韻誨人文學一人無

除却松杉無法音定山遺跡更難尋遙思四十餘年昔蔭列諸徒侍雪岑

暮春十又八　大龍老夫書於覽嶋々陰

與恭畏闍梨書

京城々西有古招提其名曰法輪虛空藏菩薩所出現之靈地而道昌僧都所行道之淨刹也頃修其香火者有一闍梨其名曰恭畏小野仁海之末流也先是以事流蕩於日隅二州之間者三霜于玆矣於是寄宗之同流隨以傳其寄印者不爲少矣去歳巳酉秋之仲訪予於正興古寺即擁篲迎接半日閑話々及文學之事予聞其言之富偏疑其文學亦有成我心好之到熈逢人説恭畏闍梨之爲人能翅傳仁海之寄印且解文字者亦無慚於令世之士矣是歳庚

戊秋冬之交恭畏留滯於斯地而投宿於同流之草
庵者一兩月矣於是講蘭盆之經無貴無賤無長無
少無不陪其講席矣經乃宗密之所疏元照之所記
記与疏半述儒教之義以釋焉今恭畏所講說者宗
密之疏而已然後講日本官職之鈔數引論語其中
非毀集註之異和訓其意在難予之教童蒙之義有
人告之於予々爲不聞者一不詰問矣一日恭畏闍
梨携總持院甚堯清水寺順泉敲予蝸廬予即出而
接之於此時也恭畏懷論語集註出之謂予曰集註
和訓背字義者惟夥矣予問之則曰五十作卒一字

者何哉和訓直作終、卒後世作文者以五十字爲卒字可乎予即應之曰朱子按史記云孔子晩而喜易曰假我數年若是於易彬々矣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朱子之所註何背其義乎恭畏如聾而不少解焉又曰雖蔬食菜羹瓜祭瓜作必者非也又曰沽酒市脯不食集註以爲沽市皆買也者朱子之誤也買作賣可也又曰不閤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閤爲閒隔之義者是也閒爲別異之義者非也又曰以其子妻之子訓女子者非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可訓子而不可訓女子也使此和訓導後學者

恐是陷於迷冥之中其色勃然予緘口語於心曰彼淺識之人深著故習聞不能觧者捨置而不荅焉古之道也即下氣柔声而謂恭畏云集註者五百年來天下書生所從而學也名儒碩德無間然矣予今教童蒙者受之於師非我一人之私言也恭畏亮察焉既而日漸將晡恭畏告歸予送之於華門外一揖而相別矣爾來恭畏每逢人誇己之長説予和訓之短非獨告我同流者告之於諸士以長傲且遂非矣予聞之不得已而把筆辯焉夫論語之爲書也昔者有齊論魯論古論之三漢張禹合魯與齊之論爲一至

鄭康成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合以爲
一至於後漢曹魏氣象萎薾之時南陽有何晏者爲
之集解原夫聖道之行於世有晦有明蓋自周衰孟
子沒斯道晦盲若夫濂溪周先生生乎千五百歲之
後繼不傳之正統冊興斯文已墜誠天之所畀也斯
道之晦盲至於斯時煥然復明於世矣周子傳之河
南二程二程傳々至於朱子而斯文益明朱子爲四
書集註集註出後何晏集解靡一不振矣授翰林胡
廣進書表云自王道䆮異說蠭起燔烈於秦火穿鑿
於漢儒一切趨於苟且貪緣故習鮮克正之夫否必

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叅掃蓁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云々而進書表者天下名文也恭畏未掃蓁蕪之蔽不赴正學之宗何下嘗於此間乎大凡四書六經之古書經歲月久不幸有誤其字者有脫其簡者後之賢者患斯文之湮晦也不改經字而唯曰某字當作某字而取義於某字者不遑枚舉焉大學曰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而取義於新民後生作文不閑親作新又曰見賢不能舉々而不能先命也程子曰命當作怠後學之作文豈以命作怠乎五十作卒者亦取義於終

卒而已後之學者襲詩与文何以五十字作卒字哉
且夫朳作必沽訓買爾訓畀子訓女子者詳在集註
與大全書欲一々說其義則予似好辯恭畏雖耽其
學請咨詢於識者矣夫文字載道之器而牽於義趨
於類則雖一字含衆理矣其爲用也要明其理不能
明其理雖多亦奚以爲是故有釋門之徒具正法眼
者能明其理則以文字爲古人糟粕也我達磨大師
不立文字不立文字者恐人之不理會斯旨已一大
事而執滯於文字也所謂得免忘蹄得魚忘筌者也
雖然學者若不深於斯文字者何以有傳道受業解

歳而達其理之蘊奥乎哉今恭畏之所學僅爲訓詁之學而已學者而泥於訓詁者知道者之所以深耻也韓吏部曰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其斯之謂與嗚呼恭畏拘於舊聞一無新得則何足以爲人師矣若夫口學語則三歳童子也是道得若不自得則八十老翁亦何觧其歳而知其至道之妙乎哉予平日見人之不分泰奉不辨刃刀者非特告之童蒙之在吾門者已亦恐有此誤使其人聞之欲其誤之不顯於外矣想夫有膚流者使之告恭畏恭畏不攻之於膚流之不迁善悛惡者而攻之於予之欲毳患補

過者何其戚之甚乎哉我今說集註和訓之權輿昔
者應永年間南渡歸舩載四書集註与詩經集傳來
而達之洛陽於是慧山不二岐陽和尚始講此書爲
之和訓以正本國傳習之誤當是之時東山有惟正
東福有景召二老時之名衲而同出於不二之門非
翅精此二書人以博學多聞称焉我桂菴老師從二
老而聞義殆熟矣大明成化年中我桂菴老師南遊
大明在蘇杭之間者七年矣於斯時也覧倪士毅四
書輯釋曾端之詳說其餘諸釋粹者數部猶有至理
之未得者咨決於學校諸先生其理彌熟矣歸朝之

後結草廬於薩州麑嶋綁素之從而學者不知幾多人矣其中有一月潜達其與義我一翁老師在月渚之門聞義熟矣至於章句訓詁之末者乎亦久隨侍一翁師頗解其義矣今也恭畏爾忘己量之所称欲指集註和訓瑕疵者蠡而測海蚍而撼樹者也甚矣恭畏之不安分也且復未理會文字而欲汲々於名者非貪而何欝人以口給勃然而變乎色者非瞋而何不覺已學之卑陋而有欲上人之意者非癡而何闍梨而不離貪瞋癡者釋門之一罪人也爾不聞黔之驢乎黔州元無驢有好事者舩載以入放之山下

虎見其形之厖然也以爲將噬已而蔽林間竄之既
而聽其一鳴甚恐之近出前後則僅蹄之而已虎喜
計之以爲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而斷其喉噫形之
厖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
疑畏卒不敢取恭畏爾其形厖其声宏而出此躁妄
之言人皆知爾之技止於此若不出其言人皆恐而
畏之自今已往猶未之思而出躁妄之言者被虎㘎
也不難矣熟觀彼之行履爲轉法輪乎爲摧法輪乎
振錫於東西求一識於公卿之門幸有得識者自負
其才以爲我學已至矜己之能蔽人之賢匪翅謙顯

崇二教雖曰聖經賢傳強其所不知以爲知矣其亦謂國無人乎徃々與人商論好己之言勝欲及怒於人者水中之蟹而不啓蒙於己者井底蛙耳恭畏恭畏吾嗟爾之不知爾以不知爲知則爾之所說崇教亦以不知爲知然則酌仁海之清流而漏其泥以陷後生於濁流之中矣爾今以恭畏爲名而其行不恭畏我今說二字之義爾傾耳聽之和從不逆謂之恭懼而心服謂之畏夫名者實之賓也其言悖而其心不服豈復可謂當其實乎無其實者虛名也恭畏弃踰五十慕虛名於華夷可蔑之甚也飛之飛之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爾以寄爲宗若約其宗深秘而不出斯不知之言誰敢侮爾古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今我卑詞使爾罵且辱者爾之所召也書以贈焉

慶長十五年庚戌十一月　日

雲興散人書于正興室内

砭愚論

再與恭畏書

傳曰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誠哉斯言也爰有恭畏者其學固陋而其材樗散也獨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其意向扞格而貌雖從人而心不服人謂我智而正已之事略而正人之事詳是故雖曰流輩毀譽相半矣去歳之冬閲予以論語集註和訓之事即雖説朱子之義不去舊染之汚深流於故習之敝莫能知其指歸予亦悟其議論之乖角也舍之而不啓不發且不復也及其退也以予和訓

爲非其正毎伺候於公卿之門誹之以寻之導童蒙於岐路矣數月之後綴一首之畢文寄之於我同門之朋畢文傳而達於恭畏俶鼎於是恭畏荅不以文而引寻畢文之岀其語者且復裒禪話佛語作一卷鈔名曰破收義矣亡慮一萬三千六百餘言字々說集註和訓之非詳其所說之理々々之異者豈止氷炭而已哉所謂求諸人非諸人者其言之當与否待國人之公言者也強把秃筆再說其不會正理者以破其愚云

述而篇第十六章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集註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朱子說之者詳矣
福建龔用卿四書集說云此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故發此以教人也蓋曰年或不足則學易之功有不終易不終學則吾身之過未必無使天假我以數年得以終吾學易之功云々予素雖駝於易書竊附已意以辯恭畏之惑聖人生知安行未必有終學易之功之患其語默動靜之間胸中灑落無非易道然而爲後學設教曰天若假我數年以終學易之功若然

則假令雖有小過無有大過矣蓋易道無窮非一蹴而可至爲使後學々易設此不得已之辞又恐後學之道聽而塗説也不則年已幾七十而何有假我數年之嘆乎今恭畏不觧此理謂人五十而知天命故爲學易之年矣聞之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者聖人未必然爲後學設教必爲人自其志學之年爲之不厭欲學者之至於不踰矩之年吁孔子之聖而至於五十豈復始知天命乎謂五十而始知天命者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又何以務生知安行乎聖人若五十而始爲知天命則後學者雖至於皓首窮經不知

天命而斃矣然則後學之輩修得幾生以有學易乎恭畏其學膚淺而不去故習以五十而知天命與五十以學易併以爲一矣且此章以引史記與他論而非朱子且復非其和點者如毆者之欲行豈有不仆乎爾未知程朱之學容易說學易之理以穿鑿之者不啻已之不知深背天理者也北溪陳氏曰讀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云々此四之戒無一而不在爾躬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今爾之所學者非王輔嗣所註之易乎我今引文獻通考所著以銘爾之肝矣其經籍考云王弼易註略例繫辭註十

卷陳氏曰自漢以来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玄自弼輩倡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闕矣況其所謂辞者又雜異端之説乎范寧謂其罪深於桀紂誠有以也恭畏以童心淺智欲闚儒閫且復欲闚易道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我聞清家環翠先生者京城閑人也講古書之暇鈔諸書者巻帙鉅多是亦氾濫於京城誰得聞然乎學清家之徒者以五十而知天命与五十以學易混而爲一亦可也不學清家而其學宗朱子者何敢

混合之乎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其爲書也廣大悉備云々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
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無
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
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云々程夫子之言不可罔也

鄕黨篇第八章

沽酒市脯不食

集註沽市皆買也詳説孔子凡買得酒買得脯都不
食云々　四書闡色云此記其飲食之謹盖酒雖爲
人合歡然家不得以常有沽於人者恐不精潔而足

以傷人故聖人寧瓶罄之耻而沽酒未嘗食焉脯雖
爲食之輔然庵亦不得以常有市於人者恐不精潔
而足以傷人故聖人寧菜羮之薄而市脯未嘗食焉
云々韻會小補新也本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通作沽
論語沽酒市脯不食又別出沽字說文沽水出漁陽
云々監韻舊註買也誤又廣韻略也予今辨之曰監
韻一字書而非謂論語沽酒若謂論語沽酒此監韻
舊註買也誤之七字在不食之下爾蒙昧故不辨其
異混以爲一何其包蔑之甚乎哉我攤韻會雖告論
語與監韻之異爾勃然變乎色爾之徒亦不知其理

貝手緘口者爲之故也韻會者天下所頒布也非
予之所得而私也爾雖昏蒙擁之以咨於識者矣爾
之流輩在此地者至今不辨其眞贋徃々逢人引韻
會沽買也誤以非予之不改沽酒之誤是亦爾之吠
虛故也爾之徒吠其聲者不亦宜哉爾不知故以姜
玉章沽諸与此章沽酒欲併作一以倭書式目爲證
者可發一笑矣我今說文字之巽其訓方一字而方
舟之方併也用之曲尺則方圓也用之方策則簡册
也萬邦之方之方嚮也不可方思之方筏也雖一字
而含衆理者不可勝計矣沽之爲字亦然賣買相通

用之沽諸則賣也用之沽酒則買也爾何守一問而
牆其面乎嗚呼以爾之不明爲朱子集註之誤併沽
諸沽酒之二章以己之私心欲矯朱子集註之義猶
螢爝欲增煇於大陽多見其不知量也

同章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何止陸氏之言新安陳氏亦曰
瓜字本齊論然瓜則菜意重作必爲是且復四書五
經難字直音第一巻論語鄉黨篇之下云瓜音必瓜
祭者必用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此直音明白

也不解此義引皇侃疏以欲改集註者爾之蒙未啓
也

公冶長篇第一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止以其子妻之

論語詳説其子夫子之女也孔子乃以已之女爲之妻云々四書詳説者監察御史四明曹公習古之所著也詳説朱子集註之義故名詳説俾初學之士易於曉暢者也爾知清家之有倭點不知集註之異倭點男女共称子用之男子則訓子用之女子則訓子以其理之易通也詳説之所著爾何鑿之甚爾之愚

偏知其常而不知其變者也所謂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者也

先進篇第四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讀會諫讀間非也非也論語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據讀會則間非也然而新安陳氏曰間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称之不異於父母昆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云々間字去聲何止訓隔也

述而篇第三十四章

予疾病止　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誅力軏切本于切音集註讀爲理之音理與類其音
相通者誰不解之古昔之時始爲翻切者未聞學梵
音之悉曇况沉約撰平上去入四聲字譜何敢學悉
曇乎今此地之爲訓詁之學者雖曰黃吻少年一㒵
翻切解其字音者響應矣何必傳悉曇者獨解其音
乎誄讀爲類音亦可也讀爲理音亦可也有何妨乎
爾何慣淸家之倭點付之面墻乎蘁隅日三州之學
四書者皆就朱子集註誦之一百五十年于茲矣今
雖曰脊顔白髮之人皆讀爲理音爾今始聽之而已

何其隘乎

憲問篇第十章

或問子產云〻問管仲止 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集註齒年也云〻竊約以終身而無怨言　終身非

終其齡乎記文王世子齒亦齡也取終身之義據記

以訓齡於義爲長矣俑今爲之非者乃分之過也

爲政篇第二十一章

或謂孔子曰止 奚其爲爲政

四書開心切解奚必居位治民而後謂之爲政哉我

之不仕之意蓋如此耳子其如之否乎字註云奚芒

何其指仕而居位言爲作謂等看爲政即上爲政意
乎謂凡撿古書謂與爲爲相通用之者往々有之左傳
晉侯侵曹伐衛云々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註救宋而
反棄之將爲諸侯所怪又中庸子曰道不遠人人之
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東陽許氏曰不可以爲道
猶言謂之道是其證也假令其音雖不相通知道者
以易通理爲要讀爲謂爲政則其理易解以故予詳
考開心切解加此倭點匪翅於此有其字訓之易解
其理者雖曰百千萬言我亦加倭點人無古今能解
其理者能之何必若爾之言抱於濤家之倭點乎讀

其書以爲已任則何敢讓於師乎況復以不肖者之誹我亦恐之乎若有與我同志之人者講習討論以是處是之非處非之是亦非恭畏之所可企及也

四書開心切解者翰林學士九我李廷機之所著也翰林劉日寧序其卷端云四書解説若千言一解一説咸自古聖賢本旨中來云々繩萬古之絶學闢萬古之群蒙者也今而後寓中來學庶可無累於俗見無蠱於浪談坦然無疑什然有悟若披雲霧而仰青天若剪荊棘而循大路也命之曰開心切解嘻敢云舊當哉信幼學最初用力無踰於此慎勿自菲甚云

此序之言似戒爾之俗見浪談今讀此序視爾之愚
則如合符節矣吁恭畏不洗相沿之陋習而有茅塞
其胸也何曰離其俗見浪談乎哉　六七年前予問
九我先生於大明商客商客曰今之翰林學士而在
北京其語雖不明通我頗聞之以爲今之翰林學士
先是三年大明商船載史記來有史記評林姓氏其
中有李廷機然則非今之人歟未可知之　爾今謂
予之不知倭訓々法以引四書大全而不會其理而
漫加倭點予今寫爾之和訓使爾闢其蒙昧是亦所
謂不屑之教誨也恭畏和點云

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態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是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爲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爲言謂其説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

甚矣恭畏之不理會文字也不知處出反非人爲予今加倭點以雪恭畏之耻云

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

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
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
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爲言某也
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爲言謂其詮如
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
也

我今説常訓之理爾來前夫參之爲字義如徧參朝
參之類常訓也論語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之參讀以
常訓則其理難觧故朱子引曲禮云衆讀如毋往參
焉之參云々違之爲字義離也背也是常訓也不違

如趣是也去也非常訓中庸忠恕違道不遠云々集
註違去也如春秋傳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云々引經
傳文以證者是此之謂也違道不遠之違使常訓讀
之則其理不通故引春秋傳以證焉爾今不理會之
以常一字爲上離却訓字以爲訓通矣以已之不明
寫之以爲朱子訓法破文之中記之者不知幾多少
矣大凡作文者由己而由人乎哉爾今集諸徒引諸
書而作一卷鈔名曰破文矣予文雖卑而若爾之雕
蟲小伎何敢破之乎且復使爾之俗見加倭點於朱
子字註字註之義灑掃應對之者亦是解之爾未解

常訓之義而下嘗於程朱之門者爾學之不正故也爾今不汗於頬乎匪翅人之拍掌以笑爾之不知南嶽獻嘲北龍騰笑列巒爭譏攢峰諫諍前書我謂爾以不知爲知誰以我之言爲之虚乎嗚呼爾他日假令錦其衣瓊其楚雖位於青雲之上何以雪其耻哉爾以一人之手寫此之誤欲掩天下之目何其膽之大哉且復以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名爲名字之名用之甚堯順泉之名矣名分名實之名與名字之名字同而其義異也所謂毫釐有差繆以千里其恭畏之謂乎往歳我龍伯翁招予命之曰我有孔子聖蹟圖

圖即我祖父日新翁文庫中之什物也雖賛孔子聖蹟未有倭點今汝騰之以爲之倭點予詳撿之則孔子一生之蹟而賛即四明張楷之所著也倭點雖非予之所能命豈可逃乎加之倭點後又命予以假名字爲之和鈔即信筆鈔焉其一賛曰

德比重華好問好察取人爲善與世同轍

予和鈔ニ人ノ善ヲ取テ我善トサセラル丶事ハ舜ニチカハヌホトニ與世トハ世ヲ與ニスレトモ同轍トハ車ノワタチノチカハヌヤウニ同事也天下ノ車一ツ尺ナルホトニ輪ノヒロサチカハヌ也云々

予抄同轍之義者如此今恭畏記之破文之中誹予者是也然而予之所鈔者本于天下之車莫不由轍之語車亦豈無其制乎長短廣狹亦無一定之規模乎雖曰田車兵車廣狹豈無規模乎我非謂車無大小言一定之理耳舜禹周孔之出處雖不同豈無一定之理乎禹稷顏子易地皆然者亦雖不同其出處各有一定之理若不有一定之理豈謂易地皆然乎我豈不知轍之為車迹乎若車而不由一定之轍車仆馬斃也必矣我和鈔由之言之耳先年恭畏謂予曰盍訓轍我以為和訓古來訓轍豈有其異乎爾以

我之語而不精今謂予之以轍直爲輪者爾之偏蔽也門有長者車轍與車轍鮒魚者小童者亦以爲江實我何以轍爲輪乎今我辨之者非惡爾之規我而言之雖爾之言有當其理者我何不從之乎爾何誹人之過其度哉在我有可見毀之實雖累百恭畏而譽之何足以爲榮在我若無可見毀之實雖累百恭畏而毀之何足以爲辱毀譽不在一恭畏而在國人之公言今我不幸而遇無妄之災耳何以怨之哉書不盡言者古人患之况我今一禿筆有說盡其聖蹟乎今爾不知而加傻黠於予註者與予之書不盡言

較之則其相去者豈止三十里乎哉

里仁篇第七章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切觧於當從字看云々於訓從則君子小人之黨甚厚薄之過不易觀乎

述而篇第二十九章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切觧斯當即字看四書文林貫旨斯字作即字看

先進篇第二十四章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集註子路爲季氏宰而擧之也切解使是薦擧非從使也文林貫旨貫文明解皆使作薦擧

同篇第二十五章

子路曾晳云々吾與點也

詳說與猶許也夫子喟然嘆息而言我許曾點也集註亦同切解與是深有以許之貫旨與點是深許他所言之志明解與許也

顏淵篇第一章

顏淵問仁云々天下歸仁焉

集註歸猶與也潤色歸猶與也與許也詳說即許而

称之也

憲問篇第四十七章

闕黨童子將命云々

集註將命謂傳賓主之言切觧貫旨明觧同右此七章予詳考諸家註加此倭點爾不知而拘於故習若爾之輩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不知何年啓其蒙哉爾今記予之不知文字點畫引玉篇以爲證矣誰謂之不是乎予今書爾之所正以求聞天下之議論

西作西歳作歳解作觧講作講直作直冥作冥

師作師歸作歸弗作弗再作再四作四得作得樹作樹

技作技皆非也

我聞人之論書法書法不一玉篇與廣韻韻會與韻部韻皆是楷法而天下則之雖然得其書法而筆舉之妙出於自然者或不拘於一矣天下皆是也且復雖俗字行於天下者誰指其瑕疵乎近來書法學松雪翁者猶不拘於字書其法自然而有得變化而成者天下故以無間然矣且所刊行之書一々不做字書予今所書亦雖俗字人通知之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云云我今書此等字者從俗者也豈有害於義乎經作

經苻作苻者害於義者也今儞寫字之誤以正之於予者正之於天下者也且爾之言曰我入無碍法門度一切衆生若然則著方袍荷衷笠徧扣日本六十餘州鮮一切衆生誤字之惑矣爾一人而正天下之誤字人皆指爾而議之曰身輕法重死身弘法之人也我復拭目俟之以改予字之俗矣去歳之春蔡畏有試筆詩自書以為贈矣其詩至今在予之室我雖未得學蔡畏筆法而寫之以供衆人之一覧云

庚戌之春越于年於市來大日寺乃入本尊三摩地而窃誦觀察者如法護身矣出定之暇識

一偈而遣卑懷雖未迎立春之節試毫於三元
之晨而已

新年先節暮天霞意足不求春色加要識真言無
盡藏梅香大日寺䕨華

金剛生法子恭畏和南手白

年コトニアラタマルテフ言ノ葉ノ心ヤ花ノ名トナルラン
アマミテルヒカリヤイチクケフノ春

晨與䕨二字無解之之人出何字書乎予聞恭畏之
誦焉曰三元之晨又曰大日寺䕨華我自少之時雖
在鄉校未解此二字不知恭畏之所本何字書乎且

後華與花字本同爾雅葭華記菉有黃華非不用之韻會記之今花木字皆作花而華但爲榮華字矣唐宋之人一詩韻華與花各別押其字者常例也我今未聞梅花作梅華矣恭畏今信而好古者乎且復其序曰越于年於市來大日寺今重于與於之二字者何文法乎爾謂予之不知文法戒予者非止一端矣予甲文盂蘭盆經作蘭盆之經爾以略盂一字揮筆舌而謗予之誤者是也大凡梵語略上略下者不一矣爾今謂蘭盆經與盂蘭盆經々已別也爾直看□經之別也然則一大藏裏收置之那亟內哉且爾之

言曰吉祥辰日之語出相應經其所詮何義予我願
聞之竊聞雖曰佛語祖語其辭之不許者翰墨場中
不得使之予觀十字街頭有塔婆銘大書吉祥辰日
刻之於石十字街頭天下人之所經歷也記年月日
者粗記姓名者亦所得而知也若是吉日良辰誰不
解之吉祥辰日常人之所不記也相應經之文誰疑
之予願聞所說之意義矣且復予卑文有予緘口之
語當寫之之時落予一字即書楮國餘地矣大凡落
其字者把筆者之所不能無也非特予一人爾今謂
冠之於數行之頂者吹毛求疵者也書此等事以欲

致誹於人者爾之不知之甚也

公冶長篇第二十五章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詳説子路願以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輕裘與朋友共用之雖敝壞其車馬衣服則我亦無憾之意蓋朋友五倫之一所以輔吾之仁規吾之過豈可無通財之義乎是亦子路之志願也若夫恭畏句讀未知況古聖賢之本旨乎爾未知字有體用乎志願之願與願樂之願其理不同今我辨之以度如聾者志願之[illegible]其字體而在我方寸之内願樂之願其字用而志之

向外者也我復說其一二德行之行去聲而人之行也用之則行之行平聲而行之於國家者也治國之治平聲而用也國治之治去聲而體也學若不宗炎子何敢知此滋味乎爾以有涯之智求無涯之理居之不疑者殆而已矣乎卑文說恭畏之名曰名者實之賓也爾不知此出處引高僧傳以取義者天地懸隔爾以不知爲不知者爾之知也名者實之賓也本出於莊子言名不出於我而出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爲主而名爲賓云々爾不知而以乎爲背語之意旨辨論之者露爾之家醜也爾之破文

引孟軻好辯孔道以明之語我今下一語以示於爾
爾能聽焉曩昔孟軻之好辯明道於百千歳之後如
今恭畏之大辯遺臭於億萬斯之遠今也爾之破文
已飫其虚未既其實漁獵諸書副之以已之意無一
當其理者若有當其理者雖引百書不以為病於其
不當者雖引諸書亦何益矣諸書之理雖明白而爾
之所用者不明白矣豫章黄先生曰大率學者汎濫
百書不若精於一也程子曰不講學遇事便有嶮岻
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々地行將去爾之於學遠去
坦々地趍危殆杌楻之地何其不安其心乎朱子曰

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
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此循序而漸進焉則意足理
明而無躐易凌躐之患矣今爾未得乎前而求乎後
未通乎此而志乎彼者也以故有凌躐之患者不爲
不多矣畢文我引不立文字者以已之泥於文字拘
於訓詁而不忘筌蹄也我非說禪何其爾肝膽之如
楚越乎爾之誹我者以文字之異其訓也爾雖吐百
千萬之言說其和訓之非者可也假令雖引佛語祖
語其意及和訓之異其理者可也取其佛祖之意旨
者外事也若予之畢文者雖引古今聖賢之言答爾

之説和訓之非而已亦何及外事哉呀恭畏之饒舌
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
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斯道必矣且
後畢文云口學語者三歳童子也是道得云〻恭畏
未會口學之理而爲口授之義謀寻以孔子口授弟
子與諸佛口授弟子爲三歳童子矣口學語與口授
語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爾之流輩習聞其説樂其
誕而擊節和其聲者下愚之至也想夫欲非毀一人
之和訓曰隅薩三州爲無學者豈非其言之猾乎我
三州有世臣之故國而紀綱未荼文武猶存矣雖無

一恭畏而學文講武之士濟々有會豈爲之人材乎談禪説教之徒亦穆々布列豈復爲之僧寶乎今也恭畏一錫飄然如烏鵲之遶樹而失可依之枝如一蚍之無穴而覊於中野矣欲出則無薦之者欲止則無柷之者不顧爾旅困之勘猥瑣細而出斯不可爲之言非特誹一孤僧三州爲無學者矣僭踰之罪豈可逃乎恭畏其念之

南浦文集卷之下終

寛永乙丑仲秋四條寺町校正刋行